

曲海总目提要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

江都黃文暘原本

長洲吳梅校訂

勘頭巾

元孫仲章撰。記張鼎勘王小二寃獄。元曲中。河南府孔目張鼎勘事。凡兩見。必當時有名能吏也。按周制。庶人在官。與下士同祿。秦法棄儒重吏。漢初以文

學掌故補卒史。而于定國丙吉衛青等。皆自吏起。蜀董欽爲府令史。晉有都令

史。奉朝請。隋有都事。卽後世所謂都孔目也。自隋以來。令史漸卑。不參官品。唐有優叙。令

史歲滿。授官流外。爲小選。後唐有流外銓。後世所以稱令史爲外郎。宋初流外經十考。方得

引對注擬。元歲貢吏試。諸路長佐。同儒學考試。習行移算術。字畫謹嚴。語言辦

利。四書內通一經者。爲中式。補充再試。貢解必以儒吏兼通爲上。又職官才堪

省掾令史者。亦用。並參用秀才進士。其著者。李思謙。謝文蔚。樊楫。謝讓。郭貫。夏

思忠以功名顯。劇中張鼎云。凡爲吏人。非同容易。有八件事。一筆札。二算子。三文狀。四把法。五條劃。六書契。七抄寫。八行止。各必有所本。非捏造也。畧云。王小二者。開封府人。貧甚。富戶劉平遠。稍稍週之。一日。小二欲求見平遠。而門有臥犬。小二以磚擲犬。誤投缸。缸破。平遠妻見而怒詈。平遠出問。小二飾以爲犬傷。故擊犬。及衆驗小二身。無犬傷處。因而與平遠相詬。小二怒曰。無人處且殺汝。平遠妻聞之。遽責小二輸狀。保平遠百日內無事。小二自知失口。輸狀而去。平遠妻與道士王知觀私通。久欲殺平遠。得小二狀。潛與知觀謀。令於城外無人處殺之。取其芝蔴羅頭巾。鍍銀環子爲信。平遠出城收債。醉歸。果被殺。妻執小二券。告小二殺其夫。官聽令史言。嚴拷小二。誣服而無據。案不得結。有邨夫賣草於獄吏。向獄吏索錢。獄吏賺使入獄結草。會令史以不得平遠芝蔴羅頭巾及鍍銀環。就獄中呼小二拷之。小二謬云。在城外癩劉家菜園裏。井口旁邊石板底下。令史遂出。賣草者亦出。值知觀在獄旁探聽。誘賣草者盡得其

語卽馳去。及令史遺役往小二所供處取巾環。果得之。遇一道士。有忽遽色。而不知其故。小二將就戮。孔目張鼎微聞其寃。質之該管趙令史。索文卷及贓仗頭巾。驗視。心甚疑。請於官。官令覆問。鼎疑此案已經半年。而在井邊所獲頭巾。無泥滓。環不生澁。皆如新也。入獄問小二。小二稱寃。且告以屈供。實不知其果在此也。鼎問供時何人共聞。取巾時何人共見。皆云無。有時鼎又以獄中廳事失修。旁責獄吏不買草苫蓋。吏乃猛憶小二供時。有邨夫賣草者與聞也。覓得邨夫。徐誘其追憶前事。始知是日曾遇道士與語。而取巾之人亦言遇一道士。鼎輒勾平遠妻至。而以賣草者加道裝。蒙其面。指謂平遠妻曰。奸夫已供。汝諱無益。於是盡得其姓名實蹟。收知觀伏誅。剛平遠妻而釋王小二云。

鐵拐李

元岳伯川撰。標曰呂洞賓度鐵拐李事。按鐵拐李事本無確據。未審果是岳壽否。伯川姓岳。或其宗人事。或借以自喻。俱未可定。畧云岳壽。鄭州奉寧人。妻

李氏子福童。壽爲本州都孔目。有幹辦才。然怙勢刁惡。有大鵬金翅之號。呂洞賓見其夙具仙緣。恐迷本性。化顛道人詣門。忽啼忽笑。呼其子曰無父兒。呼其妻曰寡婦。岳歸。妻子以告。欲擒呂。呂以言警岳云。採訪韓魏公將抵任。汝污吏必當被戮。岳益怒。縛於梁。適韓巡鄭州。私行過岳。放呂去。岳之隸張千向韓索錢。韓於懷中露金字牌示之。張知卽韓。告於岳。岳遂驚悸成疾。及韓抵任。察岳所行案卷。無分毫過差。以爲能吏。聞其病。令吏孫福賜藥餌以慰之。令病痊。辦事而岳已不起矣。妻李氏殮而焚之。訓子守節。韓爲書額褒美。而岳以生前罪多。遊地府。將入油鑊。呂乃現身云。爾省悟否。岳覘之。卽瘋道人。知必神仙。求其化度。呂爲語冥官。使復還陽。冥官以其屋舍已毀。有屠戶李氏子。歿三日。氣尙溫。可借以還魂。但粗陋癩跛耳。呂屬岳云。復到人間。勿戀酒色財氣。貪嗔癡愛。雙名李岳。道號鐵拐。李子果復甦。自悟非前身。給其妻收魄於城隍廟。遂歸岳家。見妻子。述返魂事。屠謂岳家誤認其子。訴於韓琦。琦細鞠。果係岳借軀。兩家

猶爭不已。呂至云。毋相爭。予即洞賓也。彼有仙緣。當度令其返陽入道耳。遂偕鐵拐去。後成上仙。至今其象跛足持拐甚陋云。

杏花莊

卽李逵負荆

元康進之撰。事見水滸傳。姓名微有不同。古今羣英樂府。稱進之曲如花裏啼鶯。畧云。酒家王林。有女滿堂嬌。住杏花莊。與梁山相近。林素聞宋江名。所部

頭領多至其家飲。有宋剛魯智恩者。冒稱宋江魯智深。林本不識江。敬禮之。并

出女勸酒。剛解紅絹襖與女。旋掠之而去。

據水滸傳。荆門鎮劉太公女。爲草賊王江。董海。冒稱宋江名。奪去地名。姓

氏互異。亦不言女名。滿堂嬌。

時值清明。江令所部頭領皆下山祭掃。限三日回寨。李逵下山。

過林家買酒。見林狀悲苦。詰之。林告以宋江奪女事。逵怒甚。許林索女。還持斧奔入寨。斫倒杏黃旗。欲殺江及智深。江不知所以。令吳用詳問。始得其故。江謂實無此事。逵不信。以紅絹襖爲據。必欲殺江。于是江令立軍狀與逵賭。同智深及逵至林家。辨事之真僞。真則江願自盡。僞則取逵頭。及問林。林曰。非是。江歸。

遠慚懼。負荆請罪。吳用等皆爲之請。江令遠擒得假江深。卽不問。時王林旣知劫其女者爲假宋江。方念遠恩。恐見其殺。值假宋江又至。林乃潛通知寨中。遠至擒剛及恩。獲其女還林。江乃設席剗剛恩賞。遠功云。據水滸李逵燕青于元宵看燈。回至荆門鎮。相近劉太公莊借宿。知其女爲假宋江奪去。此云清明節。互異。亦無紅絹裕事。又遠以江令同燕青往拿假宋江。四面尋覓。青射倒剪徑賊一人。問之。知王江黃海蹤跡。引至其處殺之。獲劉太公女回。與此皆大同小異。

紅梨花

元張壽卿撰事。見小說趙汝舟傳。後人所作紅梨花記本此。而趙之名。謝之字。其友人之姓名亦俱有異。略云。劉輔。字公弼。爲洛陽太守。有同窗友趙汝州。傳作

汝舟。此作汝州。傳云樊城人。此不載。別久。以書招之。回書中云。洛有謝金蓮者。欲求一見。傳中謝

至樊城。寓居南曲。汝舟訪之。不值。庭有紅梨。作詩留題。女歸。和詩寄之。訂晤期。有無賴子。挾勢求權。女不從。遂之。使行。遂還洛陽。生快悵不已。此段緣起。劇中

不載。又謝女名素秋。故有男中趙汝舟。輔預屬署中人。汝州至。問謝。竟以適人。女中謝素秋之語。劇改爲金蓮。互異。

對。傳令人召素秋。侑觴。汝州見輔。果首以謝爲問。聞已適人。卽欲辭去。輔強留。而以病死還報。亦異。

館之後園而密令金蓮僞爲王同知女。傳中汝舟患病此無夜至園中看花。汝州見而悅。

之。引至書齋同飲。越夕。女攜酒一尊。紅梨花一餅。贈趙。此傳所無復相與作詩倡和。

詩卽傳中未相見時倡酬之句。情好甚篤。忽聞母命呼女。去久不至。輔欲下鄉勸農。恐汝州戀。

女不赴試。復令一嫗僞作賣花者。攜筐詣園採花。傳云僞爲奠其亡兒謂有王同知女死。

葬園中。往往夜出魅人。吾子爲其魅死。汝州詢其狀。與所見無異。大驚。卽日就。

道。應舉及第。得官還至洛。輔設宴款之。召金蓮持扇插花而侍。汝州見之。驚懼。

輔始以實告。汝州大喜。卽席結爲夫婦。

范張雞黍

元宮天挺撰。劇中事皆實。惟王韜無其人。按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

除鈞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後漢書獨行。

傳云。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

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更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舉薦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名姓。傭爲新野縣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執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遂辟公府。嵩官至南海太守。

按式本傳無鷄黍字。後人以設饌醞酒。想像揣摩如是耳。

傷梅香

元鄭德輝撰。以劇中關目。皆在婢樊素一人。樊素最乖覺。夫人口中目爲傷梅香也。全唐詩話。樊素善歌。小蠻善舞。皆樂天之姬人。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樂天年高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枝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桐委泥土。雙枝移植種天庭。定從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雒下文士無不繼作。又按裴度嘗以馬贈居易。侑以詩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劇以蠻爲裴女。殊可哂也。劇中以小蠻爲裴晉公之女。而樊素則其家生女。與小蠻爲伴。讀據云。方晉公征討淮西。爲賊所困。敏中之父白參軍。時爲步將。苦戰救脫。晉公德之。以女許字敏中。并贈玉帶。爲後來作

證及參軍沒。晉公亦逝。敏中往探晉公夫人。夫人韓氏。韓吏部愈之姊也。使小戀與敏中稱爲兄妹。而絕口不及姻事。小蠻私以香囊侑詩遺敏中。敏中以相思致病。託樊素通辭。約小蠻夜會。甫一見而夫人至。激使入朝應舉。敏中及第爲翰林。尙書李絳奉朝命。令敏中爲裴壻。敏中以夫人韓氏嘗待以冷面。故於見時若不相識。樊素數以辭調侃。遂歡然如故云。按此劇與王實甫西廂關目大略相似。西廂直作張生。此則變作白敏中。換羽移宮以相角勝。點簇唐人姓名。示遊戲耳。中間聽琴問病。寄書佳期。拷問逼試等節。節節相似。其文筆亦不相上下。裴度征淮西。無白參軍相救事。其以玉帶與白。則有因。蓋度嘗有御賜玉帶。臨終作表繳還。故相影借也。敏中乃居易從弟。長慶中進士。由翰林學士至宰相。蠻樊皆居易妾。不宜妄引。亦作者失檢點處。裴度韓愈最相契。劇遂以韓姊爲裴妻。李絳與敏中亦不相涉。

王粲登樓

元鄭德輝撰。粲在荊州，依劉表，意不自得，作登樓賦，載文選中。後世共傳誦。作者本此改賦爲詩，以便點綴。又前後布置，將虛作實，以蔡邕最賞粲，而陳思與粲並稱。曹王故用兩人作關目也。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父龔

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以疾免，卒於家。劇云：粲父默爲太常博士，卒於

官與傳不合。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

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劇據此，遂云：粲是邕

婿。按：邕女文姬嫁於董祀，又羊祜之母亦是邕女。文選有祜讓封於舅子蔡襲，表是邕有兩女，亦有子也。但與粲無涉耳。年十七，司徒辟

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據傳：辟除在前，依劉在後。劇與互異。表以

粲貌寢而體弱，通脫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

賜爵關內侯。劇云：王粲字仲宣，高平玉井人。父默，太常博士。母李氏。粲學富

家貧，丞相蔡邕與其父指腹爲婚。以女桂花字粲。粲恃才矜傲，邕遣書邀粲。母

使詣京師謁邕。邕先與學士曹植密商。託植名爲書薦粲於劉表。及粲至。邕故不爲禮。而向植持觴甚恭。粲憤辭歸。植具薦書贈資斧。令投劉表。表見其貌不揚。且性矜傲。不任用。落魄荆楚間。饒陽人許達。字安道。國子助教。士謙子也。建一樓曰溪山風月。左鹿門山。右金沙泉。清風霽嶺。明月雲峯。雅擅名勝。嘗偕粲登樓吟詠。粲醉。輒盼故鄉流淚。一日達邀飲樓中。賦詩許作七言律一首爲倡。粲五言絕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復云。憶昔離家一載過。鬢邊白髮奈愁何。無窮興對無窮景。不覺傷心淚點多。許與酬唱甚富。初粲作萬言策。懇植獻於朝。邕爲進呈。召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以魏太祖賜爵關內侯。故劇作兵馬大元帥也。蔡邕爲丞。相曹植爲學士。皆隨意點綴。邕植具道贈金獻賦始末。以女諧伉儷云。按粲應有七律。粲五言絕。乃晏殊幼作也。許達亦係增出。

竹葉舟

元范子安撰。所演陳季卿乘竹葉歸家事。異聞實錄云。陳季卿家於江南。舉

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寓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寔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塔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尙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

宋弘不諧

元鮑吉甫撰。後漢書。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姊在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玉簫女

元喬夢符撰。曰玉簫女兩世姻緣。事出唐人玉簫傳。詳見玉環記中。然彼以張延賞女爲主。此則以玉簫爲主。而紐合延賞。云再世之玉簫。乃延賞義女。蓋因韋臯本延賞之壻。而元曲只敘一事。不作串插。故直以玉簫爲延賞女也。玉簫本姜荆寶之婢。此言姓韓。爲上廳行首。玉環記亦据此。但此言轉世爲延賞之義女。以貌相似。及寫眞爲證明。而不言指有玉環。玉環則言爲副節度姜承之女。指有玉環。此其異也。玉環載臯與承大怒賭賽。則又本之於此。略云。成都韋臯。少耽花酒。與妓韓玉簫有白頭之訂。朝廷掛榜招賢。假母迫臯行。臨別。與玉簫期。得官來取。閱數年。絕耗。玉簫病歿。臨終自寫眞一幅。作詞一首。此詩是出眞玉傳。籀本囑其母往京師訪韋。達之不遇而回。又數年。韋已歷官至鎮西大元帥。遣人取玉簫母子。始知玉簫已亡。與其母亦不相值。赴任經荊州。與節使張延賞有舊。邀韋飲。出其義女侑酒。貌與韓無異。兩人皆有情。微呼玉簫名。其女輒應。

乃知亦名玉簫。向延賞乞此女。延賞怒。臯亦怒。幾至相殺。適玉簫之母復以所寫眞至。臯使向張賣之。延賞見畫。始知臯與女相親之故。臯以事聞於上。遂奉旨成婚云。

揚州夢雜劇

元喬夢符撰。按太平廣記。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然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掌節度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空中。街衢巷陌。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出沒馳逐其間。殆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氣概。特達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收。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

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又按牧本集有張好好詩。其序云。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于洛陽東城重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作者將此二事參錯成文。特好好本隸籍江西。詩序則云沈公。而此謂豫章太守張紡。移贈僧孺。又牧作詩之故。以舊識重逢。時移事易。不勝感愴。聊用寄懷。蓋好好時又屬沈著作矣。初未歸牧也。唯牧詩有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之句。纏頭之賞。形于歌咏。填詞家借此設色。旣使關目有情。兼謂牧眷念未忘。遂爲生波作合耳。至牧遣懷詩云。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蓋追憶僧孺幕中事。而作作者命名之意。本取諸此。

金錢記

元喬夢符撰。緣唐人許堯佐章臺柳傳。柳歸韓翊。翊大曆才子。故劇以翊名。翊字君平。此曰飛卿。唐溫飛卿亦才子。合以寓意也。王輔之女。小字柳眉。亦借韓妾章臺柳之意。又添入賀知章。又因有李生。故借李白點染。韓翊亦作韓翊。各書互異。明萬曆間。梅鼎祚所作玉合記。据柳氏本傳。無金錢事。全唐詩話云。侯希逸鎮淄青。翊爲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彘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翊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翊。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翊曰。是不誤。時建中初也。略云。京府尹王輔。有女曰柳眉兒。年十八。未字。輔曾以御賜開元通寶金錢五十文。與女懸佩。三月上巳。都人仕女俱遊九龍池。看楊家一捻紅。輔命女往。時韓翊方與賀知章飲。聞龍池之盛。逃席往遊。一見眉兒。目成心許。柳以所佩金錢遺翊。

翊乘醉。隨柳車入輔後園。值輔退朝。見翊可疑。縛之。適知章來。爲翊通姓名。輔素聞其才。遂館于園中。一日置酒與翊飲。於翊書中。忽見其女所佩金錢。怒甚。欲聲其罪。而知章來求云。上見翊卷。謂此子文章不在李白下。有旨宣入朝。將加以官。輔訴其狀于知章。知章曲解之。願爲媒以合秦晉之好。翊見上。擢爲狀元。輔乃結綵樓。招翊爲婿。而翊以兩次受辱。忽拒不肯。知章以告李白。白聞於上。奉敕命知章太白爲媒。加賜成親云。史稱翊南陽人。傳云昌黎人。此云洛陽人。彼此互異。蓋韓愈傳亦稱南陽人。其曰昌黎。以其遠祖麒麟封昌黎伯。故

稱郡望也。洛陽則以流寓而名。

按史開元初宋璟請禁惡錢更鑄開元天寶錢又唐初進蠟錢樣文德皇后搯一甲跡故錢有

搯文。唐逸史云。明皇在東都。晝夢一女子。容豔異常。謁帝曰。妾凌波池中龍女

也。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爲歌凌波池曲。及寤盡記之。因宴於池。奏新聲。忽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夢中女也。望拜御座。良久方沒。因置祠池上祀之。

此辭池所由著也。然中宗時沈佺期輩唱和俱有龍池篇。蓋其來久矣。

青瑣高議。楊家紅者。貴妃勻面脂在手。

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爲一捻紅。

屈原投江

元睢景臣吳仁卿皆有此劇。標曰楚大夫屈原投江。屈原傳。原名平。與楚王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原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江自沉而死。續齊諧志。屈原以端午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常見祭甚善。但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糉子。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王逸離騷經注。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愚按三閭大夫。旣名爲平。字原矣。而又有正則靈均之稱者何也。或云。古人有名必有小名。有字必有小字。正則乃小名。靈均

則小字也。

東堂老

元秦簡夫撰。據云趙國器李實皆東平人。同爲揚州賈相友善。國器子曰揚州

奴。

按此蓋揚州生者。如石崇曰齊奴。是也。東堂老又稱爲揚州兒。

飲酒宿娼。國器憂悶成疾。念其友李實有古

君子風。人皆稱爲東堂老。

國史補宰相曰堂老。又回道人詩有曰東老。雖貧樂有餘。人以李實有古風。故尊稱之耳。

乃陰以

託孤事委之。國器旣歿。揚州奴益恣肆。爲無賴。柳隆卿胡子傳引誘。家日破耗。

東堂老屢加訶責。雖頗畏憚。而卒不悛。產業傾盡。甚至行乞。東堂老之妻稍稍

衣食之。給以微貲。令作生業。揚州奴計無復之。投降卿子傳。皆若不相識。始大

悲悔。而以李姆所給貲賣菜自給。刻苦營生。東堂老覘知之。以己誕設筵席大

召鄉里故人。及揚州奴夫婦。乃出國器託孤遺囑。令揚州奴讀之。始知國器臨

終。暗寄銀五百錠。囑俟其子困極始給之。東堂老爲經營生息。凡揚州奴所賣

田產驢馬奴婢。及家中所有之物。東堂老皆令人轉買之。至是出簿籍。詳列年

月一一付還無少欠缺。揚州奴依然富賈。柳胡復至。爲東堂老所訶。揚州奴亦拒絕之不復與近。按殺狗記亦元人所作。中間引誘爲非者二人。亦是柳隆卿胡子傳。必元時有此二人。故多引爲關目也。羣英樂府稱秦簡夫曲。如峭壁孤松。

趙禮讓肥

元秦簡夫撰。後漢書趙孝傳。孝家長平。沛國蘄人也。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永平中。辟太尉府。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按劇中大段本此。而以餓賊爲即馬武。後亦因武薦於鄧禹。係作者捏造。又孝母代求子死。亦屬憑空結撰。

昊天塔

元人所撰。亦曰孟良盜骨。明時人又增飾之。按楊業。山後人。在北漢爲將。以忠勇聞。後歸於宋。與遼兵戰。潘美忌其成功。坐視不救。遂戰死陳家谷中。宋史爲立傳。而宣府密雲等處志書皆載其事。其子六郎曰延昭。爲宋將。鎮守三關。亦以勇聞。今北方州縣處處有楊六郎故迹。其爲名將無疑。寇準澶淵之役。分遣將校防守。亦有延昭。蓋三關的是其所轄。爲宋拒遼。厥功不少。然宋史所載。甚略而不詳。而楊家將演義及北宋演義。又往往僞多於眞。於是里巷之所流傳。戲場之所演唱。稗乘之所綴緝。信者悉認爲眞。而疑者又皆以爲子虛烏有矣。要其父子兄弟及諸部曲智略勇績。不盡無因。特其事蹟多在邊方。且在遼宋交界。中朝不能盡知。民間聞見亦多影響。故不免疑信相參也。楊業撞死李陵碑下。亦史傳所無。韓延壽乃以趙延壽韓延徽合爲一人。六郎名景。卽延昭。點入寇萊公。因延昭乃寇準部將也。延壽梟首無此事。非此不便結束耳。五郎孟

良岳勝等事蹟皆據演義。

還牢末

元李致遠作。與燕青博魚。及爭報恩。皆掇拾水滸傳中姓名。信手撰出。曲雖李作。其賓白甚拙。略云。劉唐史進。皆東平人。有勇力。習武藝。宋江聞其名。遣李

逵下山。招之入夥。

發端便與水滸迥異。劇中白并云。宋江遣人招安二人。更可笑。

逵改名李得。路見不平。打死

一人。拘至官。將抵命。孔目李榮祖。爲改案作誤傷。發配李感恩。至榮祖家拜謝。

道眞名。并遣以金環。爲榮祖妾。蕭娥所得。並聞逵名。知爲大盜。乃與奸夫趙令

史謀首之於官。時劉唐史進並在官爲吏役。

皆與水滸傳異。

榮祖嘗以事責唐。唐憾之。

見娥出首。卽至其家收榮祖。毒拷之。榮祖下獄。蕭娥又以銀囑唐。令唐勒榮祖。

棄於牆外。榮祖之子女哀呼之。而復醒。蕭娥見之。告唐復收之下獄。

此是劇中正面也。

江久不見逵。至再遣阮小五。持書挾金。來招唐進。逵亦續聞榮祖下獄。奔救。四

人相值。各知事之始末。唐乃釋榮祖。與逵進。及阮小五。共擒趙令史。蕭娥挈榮

祖兒女歸山寨。殺奸夫淫婦云。

柳梢青

元楊景賢撰。演馬真人度劉倩嬌事也。關目在柳梢青詞。故名。考回道人集中。有題妓屏詩云。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又云。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是一般。開在枝間。妨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又題東都妓館壁云。噓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觀此則青樓女子。爲仙家度脫者。庸或有之。按劇中所載柳梢青詞。一名隴頭月。見鳴鶴餘音。及樂章考索諸書。或云何仙姑所作。或云無名氏。莫能定其所自來也。畧云。仙人王嘉道號重陽真人。未成道時。名曰王三舍。在登州開酒肆。遇正陽祖師純陽真人。叩長生不老之訣。呂祖引至東海濱。以金丹七粒投水中。化金蓮七朵。謂嘉曰。此金蓮七朵。乃是丘劉談馬郝孫王七人。可傳大道。汝可下人間。度此數人。遂承命化作道人。遊於人

世一夕至西安城外北邙山口。憇於松陰。有鬼仙者。乃唐明皇時管玉壘夫人也。五世爲童女身。惡世間生死。居山三百餘年。是夕風月清朗。口占柳梢春詞一闋云。天淡曉風明滅。白露點蒼苔。敗葉斷址。頽垣荒烟。衰草漢家陵闕。咸陽陌上。行人依舊。名親利切。改換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喜聞知爲鬼仙。依韻和之。鬼仙遂求壽度。脫喜謂須托生人間爲女子。償完宿債。然後可度。乃召東岳神。導往汴梁劉家爲女。囑以二十年後。遇三丫髻馬真人來度。急須回首也。其後汴梁行首劉倩嬌。卽玉壘夫人後身。色藝雙絕。名冠樂籍。節屆重陽。官衙設席。呼以賄酒。道逢馬丹陽。奉其師王真人之命。來度倩嬌。倩嬌不悟。時有富戶林茂之。約娶倩嬌爲妾。倩嬌方欲嫁之。馬丹陽復來度倩嬌。卒不應。乃命東岳神於夢中告以前生公案。倩嬌醒而憶其所賦柳梢青半闋。丹陽爲續誦其半。倩嬌乃大悟。值茂之來娶倩嬌。佯爲瘋疾。茂之怨丹陽。以手毆之一擊而倒。拽棄荒野。欲拉倩嬌行。忽見丹陽擊漁鼓從外至。又有六賊若將軍者。共擒茂

之茂之窘甚遁走倩嬌乃從丹陽朝東華帝君得道證果。按王紹夜讀書忽窗外有言借筆者紹予之於窗上題一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小說所載此類甚多固不獨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也。

薛仁貴

元張國賓撰因三箭定天山而點綴成編也後又有作定天山南曲者增飾甚多與此各異考史太宗初得仁貴語曰古有射貫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一發洞貫是仁貴勇力果能過絕於人其後破九姓突厥於天山發三矢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是仁貴射法果能百中。有穿楊貫虱之技也。但天山在西北即是雪山前後作者皆誤以爲征高麗事耳。畧云薛仁貴小字驢哥絳州龍門鎮大黃莊人父母皆業農仁貴獨好武不習耕作一日辭父母別妻柳氏投總管張士貴爲義軍從征高麗常服白

袍以三箭定天山。士貴冒其功爲己有。相爭不已。軍師英國公徐勣令總管與白袍小將於轅門外百步懸金錢校射。士貴不能中。而仁貴三發三中。於是逐士貴而以仁貴功奏聞。授天下都元帥。衣錦還鄉。奉旨以徐勣女嫁仁貴。與柳氏並封夫人。按太宗親征高麗。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六軍爲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黑旗者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勣軍大勝。斬首數萬。俘亦數萬。詳見劉餗隋唐嘉話。蓋征高麗乃徐勣之功居多。與定天山多所異同。彼云十大功勞。此云五十四件。彼云尉遲敬德白其功績。此云杜如晦。彼云張士貴爲女壻。薛宗顯冒功。此直云士貴。其他定天山內點綴增飾者甚多。

羅李郎

張國賓撰。記羅李郎撫友人兒女事。事無可考。足爲友道之勸。蘇文順孟倉士。陳州兩寒峻也。爲同窗友。各喪耦。蘇有女定奴。孟有子湯哥。兩人欲入都應舉。無行賞。遂以子女質於其友羅李郎。蓋姓李贅羅氏。又以織羅爲業。故呼羅李。

郎家頗豐而無子。惟一僕侯興。乃善視兩人子女。以湯哥爲子。定奴爲息。旣長。使成婚。生子受春。而湯哥浮浪不率教。沈酣歌場酒肆間。所負酒債纏頭無算。父責治不悛。因悲憤云。人言兒要自養。穀要自種。洵然。湯哥聞之。疑李非生父。質之侯興。興給使遁走。而以假銀給之。湯哥旣行。李使興追。則詭報已死。復僞作湯哥魂附己狀。欲占定奴。李憤甚成疾。興竟刦貲掠定奴受春而逃。李病瘥。始覺興奸。棄家覓湯哥。而追興兼訪蘇孟。初蘇孟兩人至京。先後得第。文順得尙書左丞。倉士至禮部侍郎。乞歸皆不允。文順奉命監修相國寺。新買一僮。失去銀唾壺。方拷問。湯哥假銀事發得罪。流落在寺。執役忽見受春。與語知爲興所掠賣。而文順之僕以爲必盜唾壺者。急縛湯哥。李適至。湯哥受春並呼救。李方相視錯愕。而文順出。見李郎大驚喜。李爲徐道其詳。始知湯哥卽其婿。受春其外孫也。會侯興盜馬被獲。且供唾壺亦爲所竊。由是並得定奴。倉士亦奉使來寺進香。兩家父子夫婦祖孫。皆得相聚。寘興於法。感李之恩。奉養終其身。

誤入桃源

元王子一撰近時人所撰長生樂本此。按晉時一云漢永平時劉晨阮肇二人採藥

入天台頗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偶望山上有桃子熟。遂躋險登噉數枚。饑止

體齊。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乃相謂

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

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如舊識。曰。來何晚。因即邀還家。南壁東

壁各有羅帳絳帳侍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有羣女

持桃子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

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鳥啼鳴。更切鄉思。女遂相送。指示歸路。至家。鄉

邑零落已十世矣。名山記及天台山志與雜見於他書者事相同劇中關目與諸書所載亦無甚異。

惟云二女乃紫霄玉女。謫降。與劉阮有宿緣。玉帝勅太白金星。指引入桃源洞。

後歸而復往。遂至迷路。復得星官引回仙境。行滿功成。同赴蓬萊。此則作者增

飾中間劉阮及仙女詩俱用曹唐作。附曹唐詩。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

路渺茫。雲竇滿山無鳥雀。水聲沼澗有笙簧。碧沙洞裏乾坤別。紅樹枝頭日月

長。願得花間有人出。不令仙犬吠劉郎。劉阮洞中遇仙子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

卻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

迴。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仙子送劉阮出洞再到天台訪玉真。青苔白石

已成塵。笙歌寂寞閑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往年

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仙子

城南柳

明谷子敬所撰。亦演呂洞賓事。中間借桃精點染柳精不能悟道。命托生酒家

楊氏。桃亦托生爲柳婦。呂先度桃。後度柳。皆非實事。按古今詩話云。岳陽樓

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跡。李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

岳陽詩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

曾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憇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致謁。呂書一絕於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臥。無限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郡守爲創亭於松下。名曰回先生云。

金童玉女

元賈仲名撰云。王母蟠桃會上。金童玉女一念思凡。謫下人間。男曰金安壽。女曰嬌蘭。配爲夫婦。機緣已到。王母命鐵拐李度脫歸真也。按漢桓麟西王母

傳云。西王母著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

生金母。梁陶弘景真靈位業圖。則云紫微元靈自玉龜臺九靈元真元君。與本

傳小 又云。西王母侍女王上華董雙成石公子等凡十五位。所謂金童玉女。未知孰是。

漢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

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

按劇中之說
疑卽本此

鐵拐李別見鐵拐李岳劇中

畧云北地金安壽娶夾谷童家女

嬌蘭爲妻。家世豐。夫婦綢繆。嬌蘭生日。設家宴。上壽一道者化齋。曰：從三島來。度爾往蓬萊去。安壽笑曰：我方安享富貴。安能舍此。從爾吃菜根乎。因命家伶盛陳伎樂。以誇道者。更爲道錦堂繡幙之華。朝歌暮絃。勝於十洲三島。道者爲言：仙家之福無窮。安壽終不契也。自是道者日來。安壽頗憎之。時當春日。攜嬌蘭郊外踏青。道者卽借春色指點。安壽猶不契。倏忽炎夏。夫婦深鎖重門。納涼後院。以不見道者爲幸。而道者忽在前。安壽始訝之。道者先以語開導。嬌蘭嬌蘭省悟。復引安壽入夢。以其本身嬰兒姪女。意馬心猿。現形點化。夢醒來已閱

世四十年。按此又是黃梁翻案。乃悟夫婦本來是王母金童玉女道者乃李鐵拐也。於是

同赴瑤池。謁見王母。王母喜其重證仙果。爲奏八仙歌舞云。東方朔海內十

洲記。祖洲瀛洲炎洲元洲長洲懸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三島蓬萊方丈

瀛洲也。蓬萊山卽蓬丘。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

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波濤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

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可能到其處耳。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

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有金女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

天者。皆往來此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瀛洲卽十洲

之一。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

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按嬰兒姹女。其說不一。大旨不外

於動靜交養。坎離交媾。以至於脫胎移鼎而成仙也。回道人詩曰。水府尋鉛合

火鉛黑紅。紅黑又元。元氣中生。氣肌膚換。精裏含精。性命專藥。返便爲真。道士丹還本。是聖胎仙。又云。水火平均。方是藥。陰陽差互。不成丹。又云。尋常水火三回進。真箇夫妻一處收。又云。嬰兒只戀陽中母。姤女湏朝頂上尊。又云。坎男會遇逢金母。離女交騰嫁木郎。真箇夫妻齊守志。立教牽惹在陰陽。又云。九盞水中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皆丹訣也。

對玉梳

元賈仲名撰。說文云。梳理髮也。一曰解髮之飾。又梳櫛也。通作疏。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黃庭堅詩曰。月高雲插水晶梳。梳形如半月也。劇中顧玉香與荆楚臣別。斷玉梳。各持其半。後復得合。故以爲名。其事之有無不可考。據所演。玉香推財助困。不污強暴。卒成其志。爲青樓中傑出之婦。殆可存也。楊州秀才荆楚臣。與松江妓顧玉香厚。傾其貲。爲假母。擯出。寄居故舊。玉香誓不他接。東平賈柳茂英。以厚貲。噉母。強玉香。玉香不從。而邀楚臣至家。盡脫金珠釵。

珥助之赴舉。瀕行出玉梳一枚。斷爲二。各收其半。楚臣旣行。母說誘百端。茂英長跪以懇。輒爲玉香所訶。楚臣應舉得第。授句容縣令。方欲遣人迎玉香。而玉香不堪逼。與婢潛行。將之京。訪楚臣於丹陽。遇風捨舟登陸。茂英知之。追至黑林中。逼攔邀歡。不從。將殺之。適楚臣奉府牒下鄉催租。過林外。聞呼殺人聲。迹之。禽茂林送府治罪。攜玉香歸署成婚。各出玉梳之半。令巧匠以金對嵌。復合爲一。史稱設形容。揆鳴琴。掄長袂。躡利屣。爲青樓常態。然房千里之稱楊娼。許堯佐之傳柳氏。所謂青蓮之擢淤泥也。作者蓋本此意。散樂女助宋齊丘事。與玉香頗相類。齊丘豫章人。父卒。家計蕩盡。朝不謀夕。時姚洞天爲淮陽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奈囊空無以備紙筆。但於逆旅悶坐。如此數日。鄰房有散樂女甚幼。問曰。秀才何以杜門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事甚小。何吝一言相示。乃惠以數緡。齊丘市紙筆。以詩投洞天。洞天憫之。稍加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遂至上相。乃上表云。娶散樂女爲

妻以報宿惠許之。

蕭淑蘭

元賈仲名撰。演張世英拒奔女蕭淑蘭。後以淑蘭之兄作合爲夫婦事。有無不可考。自是有關風化之作也。按自古拒奔女不納。史冊甚多。自魯男子以下。摘近事相似者並載一二。以備參閱。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嫠不建門之女乎。以體養之曰嫠。不建門名。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哉。明謝遷。餘姚人。少館毘陵某家。主家女乘父母出。詣館見遷。遷諭之曰。女子未嫁。失身於人。父母夫族皆無顏面。吾決不從。女怏怏去。明日辭館。成化乙未。神告曰。上帝以子能不

亂人婦女。中今科狀元。見狀元錄與世英事如一。陶大臨年十七。美姿容。赴鄉試。寓有隣女

來奔。三至三卻。遂徙他寓。寓主夜夢神語曰。明日有秀才來。乃鼎甲也。因其立

志端方。能不爲奔女亂。上帝特簡。寓主以告陶。陶益自砥礪。後中榜眼。謚文僊。

見不可錄。茅坤歸安人。弱冠遊學餘姚。寓於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

夕至書室呼貓。坤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大茅耳。坤正

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我必不就。

切勿再來。婢慚退。後登嘉靖戊戌榜。官副使。年九十。見庸行錄。略云。張士英。字雲

傑。浙江溫州人。苦志勵學。博通經史。蕭山友蕭公讓。雅重其人。延爲館賓。公讓

之妹淑蘭。美貌能詩。及笄未字。窺見世英。悅其丰姿。清明節。公讓與室崔氏。及

其二子。俱往墓祭掃。淑蘭托病不行。潛至書館。見世英。世英若不見。淑蘭以言

挑之。世英正色曰。男女婚媾。必遵父母之命。從媒妁之言。不然則非禮。非禮之

事。吾不爲也。况蕭公待我爲上賓。他日我何顏見之。當速歸爾室。兄嫂至。必見

責也。淑蘭惶恐而退。世英欲與公讓言。又慮責其妹。將言輒止。淑蘭抱疾作一詞。使老嫗達世英。詞云。君心情遠迷蓬島。妾心命薄連芳草。芳草正淒淒。君心知不知。妾身輕似葉。君意堅如鐵。妾意爲君多。君心棄妾何。世英終以禮自持。欲執詞告公讓。嫗窘避。世英乃托故往西興。瀕行題詩於壁云。感公清盼寄餘生。三載交遊兩月情。別去難言心下事。月明酒醒在西興。公讓見詩不解其故。修書遣使往彼相懇。淑蘭病中聞之。復作一詞。欲并以入兄書寄去。詞云。無情水滿西興渡。多情人往西興去。西興去路遙。叫奴魂夢勞。今將心內苦。聯作相思句。君若見情詞。同諧連理枝。詞爲公讓見。審得其詳。益重世英品。於是託媒以禮至西興。招世英爲妹壻云。

兒女團圓

元楊文奎撰事之虛實不可考。據云。蠡州白鷺村農家子韓弘道。兄早亡。事寡嫂盡禮。有姪福童。安童。撫之如己出。弘道家資頗厚。中年無子。婢春梅有孕。其

嫂終日詬誶。欲分家。弘道以十之九與兩姪。而自取其一。嫂猶未厭。婢春梅生子。乃於弘道婦前讒搆春梅。婦信其言。辱春梅不已。而勒弘道出之。至怖以死。弘道不得已。爲出春梅。春梅不肯嫁。乞食自活。新莊店人僉循禮者。亦垂老無子。其妻產一女。妻弟王獸醫晚歸。聞林間兒啼聲。見一乞婦方產兒。欲棄。獸醫抱與其姊。易所生女歸爲己女。問乞婦姓。曰李春梅也。越十三年。獸醫至。循禮家借牛具。循禮不與。因而相詬。循禮詈其無後。獸醫亦斥其無後。循禮爭不已。獸醫忿甚。將訪春梅以爲證。獸醫又嘗負弘道銀。持息往酬。弘道不取出。券焚之。獸醫深德弘道。而憫其無子。云何故不早納婢。弘道夫婦亦自痛悔其初之出春梅。乃以舊事告之。獸醫曰。若然。則君固有子也。遂具述十三年事。弘道夫婦急欲見其子。獸醫竟造循禮家塾中。語其子以眞父所在。遂攜歸弘道。循禮悲憤。莫知所出。徐得其詳。因求所生女。則獸醫固已換養長成。仍歸循禮。弘道亦感循禮撫子恩。率子登門。求爲婚配。且呼春梅復還。是爲兒女團圓也。

黃梁夢

元馬致遠撰。演漢鍾離度呂洞賓事。亦本列仙傳而緣飾之。大略言洞賓應舉。與雲房遇於旅店。方炊黃粱作飯。飯未熟而洞賓倦睡。遂入夢中。拜官兵馬大元帥。入贅高太尉家。生子女二人。及領兵征吳元濟於蔡州。太尉與洞賓送行。飲酒吐血。因此斷酒。征蔡時。受元濟金珠賣陣。回家獲罪。刺配沙門島。因此斷財。回家時。覩妻高氏有姦。休還母家。因此斷色。刺配時。率兒女跋涉山谷。投一老母家。其子獵回。摔殺洞賓子女。洞賓方怒。爲獵戶所追殺。醒而見雲房在旁。怒氣亦斷。酒色財氣皆斷。遂從雲房入道。所謂漢鍾離度脫唐呂公。邯鄲道省。悟黃梁夢也。後雲房四化。亦本列仙傳。鍾離十試洞賓意。而變易其事蹟。又引東華真人驪山老母。點綴生色。非仙傳所有也。又仙傳云。遇鍾離於長安酒肆。今此劇則云。遇於邯鄲王化店。按太平廣記。盧生於邯鄲。與呂翁遇。其事頗相彷彿。邯鄲乃呂翁度人。非洞賓受度也。考其年月。呂翁亦非洞賓。後人誤合爲。

一耳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終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硃砂擔

元無名氏撰。演白正劫王文用擔中硃砂。遭冥誅事。略云。河南人王從道。子文用。業賈而貧。嘗詣卜者云。百日內有災。乃販硃砂抵江西南昌。旅店中遇兇徒白正。號爲鐵旛竿。欲謀其貨。給爲同鄉。與結兄弟。步步隨之。文用亦覺白不良。脫歸河南。白躡其後。復遇旅邸。夜枕其股而睡。用乘白睡。給以如廁。令店廝代枕之。夜遁黑石旅店。謂主人曰。有惡人尾我。汝不宿單客。當酬汝。入臥密室中。白果後至。店主辭之。白云。彼曾與我賭。知其藏處者爲勝。汝導我贏。彼物當謝汝。主人以實告。白乃入。文用知。越牆走至東岳廟中。歇擔檢硃砂。無失。祈旁立太尉神庇佑。白突入。摔其髮。拽簷下。欲刃之。文用云。汝殺我。當訴陰府。白

云無所證。文用云太尉神爲證。白謂泥神無靈。時方雨。白指云。除是滴水浮漚。乃申汝冤耳。遂刃之。瘞其尸。盡劫硃砂。復之河南。謂其父曰。汝子路歿。與我結義。囑令侍汝。父信其言。留與全居。一日。給其父汲井。推入之。文用妻痛哭。白挾使從己。否則殺之。妻知其狡。念沉冤未雪。姑從之。白卽病不能起。從道訴于天。曹文用訴東岳。岳神使太尉神及地曹。率冤魂往勾白。文用妻日聞白吐害文用事。復云痛楚不勝。當入陰司受訊矣。遂歿。遍受地獄諸苦。文用妻嗣同族子。奉養守志終身云。

桃花女

元人撰。事本說家所載解禳神煞之法。至今世俗婚娶。猶多用之。謂之桃花女所傳。然不知其女何代人也。山東新泰縣志有周公廟。又有桃花女墓。度卽所謂周公與桃花女。此劇旣以爲洛陽人。而新泰志又誤以周公爲魯公。當正其失。考解禳之法。自古有之。禮記季春命國雘。九門磔禳。蓋磔牲而祭。以禳災也。

其後風角占相之道。盛於漢魏而管輅郭璞之術爲尤著。觀文察變。考驗陰陽。五行生尅之理。以趨吉避凶。亦理所不廢也。洛陽村中有三姓。曰石曰彭曰任。彭大公無子。任二公有女。曰桃花女。石婆婆有子曰留住。留住經商不歸。大公之主人曰周公者。善卜算。斷禍福如神。常以銀一錠懸門。而自題云。一卦不着。願罰此銀。石嫗問其子歸期。周公布算畢。拍案叫曰。卦大凶。三更有板殭之厄。嫗歸適桃花女來借鍼。問其說曰。我亦能算。試算之。則曰。是猶可禳也。夜三更坐門限上。披髮擊馬杓。呼石留住者三。卽無恙矣。嫗如其法行。是夜留住歸。將抵家。遇風雨。避一破窰中。夜過半方睡。忽聞有人呼其名者三。留住甫出。應而窰倒。遂得生還。明日石嫗率其子索周公銀。周無辭。然由此忽忽不樂。聊取顧工人彭大公生年月日算之。謂其不吉。以告于彭。彭過任氏。遇桃花女。女復謂可禳。囑彭云。明晚北斗星君下降。以香花燈果供養。伺其臨去。求益壽。自可無恙。按此用管輅事。彭如其言。果無恙。周公大驚。知受桃花女解禳法。大恨之。周有子

曰增福。設計強彭爲媒。娶桃花女爲媳。預定新婦出門登車。以至成婚之時。皆犯兇神惡煞。無可避。而桃花女已一一知之。備諸什物。使留住爲己用。一一破之。戴花冠。持篩子。云破日遊神及金神七殺也。以車倒拽。以帕蒙頭。云避太歲也。以席二領。倒換鋪地。云易黑道爲黃道也。以馬鞍置門限。云當日馬也。以鏡及碎草五色米穀。云破鬼金羊。昴日鷄也。張弓搭箭者三。云破喪門弔客也。此數

件至今民間婚娶。猶以相尙。

自出門至夫家臥室。竟得無恙。而周公之女臘梅。反以犯白虎

而殞。桃救之得甦。周公益憤。更擇日時。於城外東南角。斫倒小桃樹一株。欲傷桃花女本命。復爲桃花所破。全家已危。而桃一一活救之。周公始大慚服。終身不復言陰陽卜算。夷門廣牘。元女經云。諸欲娶婦嫁女。必計初許嫁之日。以爲本。其娶婦時。慎無令尅其許嫁日辰也。又欲令日辰陰陽中。及用神中。有天后。無騰蛇白獸相尅。吉。謂內婦時如此者。卽吉。又無令夫家之門傷婦年。卽婦有咎。又無令婦年上神傷夫家之門。卽夫家有咎也。又不欲所出入之神傷日

辰爲女固有敗傷。又不欲令傷日爲害翁。謂神將共傷日也。神將并傷日。害舅。日并傷神將。害夫。神將共傷辰。害婦。管輅別傳。弟辰叙曰。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俱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又云。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克也。又曰。遠鄰患數失火。輅教使伺一角巾書生。固留止宿。書生以爲圖己。把刀倚薪積間。見有物手中持火吹之。生舉刀斫腰。視之則狐。自此災息。又云。有民捕鹿者。爲人所盜。輅爲卦云。盜者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往取一瓦。密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頭痛吐熱煩疼。亦詣輅。卜輅令以鹿還故處。又教鹿主舉標棄瓦。盜父亦差。又云。有失物者。輅使于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于故處。管輅傳。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汝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餘

以付天。不付君。遂不復筮。按劇中蓋影借此等事也。

爭報恩

元人撰。此與燕青博魚。皆借水滸傳中人名。捏造事蹟。其說甚鄙。猥可笑。考涵虛子論曲。雜劇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明。六曰叱姦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鑿刀趕棒。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十二曰神頭鬼面。此殆叱姦罵讒之類也。畧云。梁山泊與東平府相近。每月宋江遣一人至府探事。關勝奉差。踰月不至。續遣徐寧接應。再遣花榮。三人先後被難。皆被趙通判之妻李千嬌救脫。結爲兄弟。千嬌爲妾。王臘梅控告。將受戮。三人劫歸山寨。故曰爭報恩也。先是濟州通判趙士謙。率其妻妾兒女。及家人李都管等赴任。以路梗留家。屬於東平客店中。隻身之任。約到任後遣人馬相接。臘梅與李都管有奸。私相飲。值關勝以病困乏資。燒肉至店。賣以自給。與都管口角。拳毆之。倒地。臘梅欲

縛勝送官。千嬌見勝，認爲兄弟，釋之去。都管甦復，與臘梅奸，而徐寧適臥病其隔壁。都管臘梅皆以爲賊，告千嬌，將以寧付吏。千嬌亦認爲弟，釋去。士謙至任，千嬌居署之後園，夜焚香告天，願天下皆好男子，勿遭羅網。會花榮爲人識破，爲盜，追逐至園，踰牆逃避。聞千嬌語，甚感激，欲一見之。千嬌聞步履聲，誤謂夫至，出遇榮，亦與結兄弟。臘梅奔告士謙，士謙入室將殺榮，榮格倒士謙而軼。臘梅遂告千嬌，因奸殺夫。士謙以聞之太守，太守收千嬌嚴拷，按律將決之。勝寧及榮聞信，爭下山，劫千嬌入山，并擒李都管、王臘梅至寨，殺之。後送千嬌歸趙，復爲夫婦。

張善友

元無名氏撰，本無事實，或據小說而作。大概以善惡因果勸人耳。略云：晉州人張善友，妻李氏，乏嗣。善友性慈詳，茹齋課佛，與同邑崔珏字子玉者最契厚。珏素剛直，學甚富，能斷陰府事。辭張詣長安應試，貧人趙廷玉葬母，乏資，夜竊

張銀五錠。李氏念張辛勤所蓄。日夕嗟怨。適五臺僧募修殿銀十錠。知張朴實。權以寄藏。張出進香。謂其妻云。僧至卽付還。及僧取索。妻賴以無所寄。且設惡誓。臨去。與相詆不承。僧憤憤而別。張歸詢之。給已還訖。會李有娠。生一男。名乞僧。家漸饒裕。遷居福陽縣。又生一男。名福僧。皆成立婚娶。乞僧甚慧。爲其父殖貨財。福僧甚愚。嗜酒色。不惜家產。張恚其蕩費。以田產分析之。福嫖賭殆盡。乞憐弟落魄。每代償其負。張夫婦以其孝悌。甚鍾愛之。忽患病不起。張痛惜之。適珏第狀元授福陽尹。謁張。慰以定數。俄而妻亦歿。張益怨咨。俄而福亦病歿。張悲憤交集。遣二媳歸寧擇配。素知珏能斷陰府事。控土地及閻羅於珏。珏辭以陽官焉能剖陰事。張復訴城隍東岳。以祈報應。懇珏再三。珏欲彰示其因果。令宿臺下。攝其魄見閻羅。閻羅遣二子出。張相抱慟哭。乞謂張云。予趙廷玉也。昔竊汝銀五錠。今倍償之矣。何索我耶。福云。予五臺僧也。昔寄修殿銀十錠。汝妻賴之。今倍索清。與汝無涉矣。皆不顧而去。張詢李氏。閻謂張云。因負僧銀。墮無

間獄中亦令出見。告張以受苦不勝。速爲懺罪。闔云。汝識吾否。張視卽子玉也。及醒乃大悟。薙髮修道云。按崔子玉爲泰山府君。唐宋人雜說中頗及之。今北方州縣亦往往有崔府君廟。

合汗衫

元人所作。劇中合汗衫關目。與原化記所載崔尉事。及近時人作白羅衫相似。但白羅衫與小說中蘇知縣羅衫再合。姓名事蹟同。此與崔尉姓名亦別。其入手處亦不相符。或卽一事而作者增損更易。或別是一事。中有相同處耳。陳虎

陳豹。殆非的名。原化記載
白羅衫劇

據云。南京宋時南京
今歸德府馬行街竹竿巷。金獅子張員

外家素豐。妻趙氏。子曰孝友。媳曰李玉娥。歲晚登樓賞雪。見一人凍倒雪中。孝友掖之上樓。灌以酒。問其姓名。則曰陳虎。徐州人。孝友見其狀頗偉。留於家。結爲兄弟。託以收債。翌日復有徐州刺配人趙興孫。亦以雪天凍餓於張氏之門。孝友之父令給以銀錢。陳虎阻之。張父子不聽。虎又私抑其數。興孫謝張。詬虎

而去。玉娥孕十八月不產。孝友疑爲鬼胎。虎給以徐州嶽廟有玉杯。蛟者靈驗非常。夫婦偕往卜之。并偕虎行。孝友父母念惟此子急追及之。以上皆與崔尉事不合。欲

挽使歸。不聽。母趙以一汗衫分作二。一自攜。一付媳。欲其夫婦相憶早歸也。孝

友渡河爲虎推墮河中。劫玉娥去。不數日。玉娥生子。虎以爲己子。取名陳豹。原

記劫妻生子。年十八。嫻武藝。母命其應舉。出汗衫與之。囑其訪金獅子張員外。與此略同。

夫婦而不言其故。初張老夫婦自送孝友而歸。家被火焚。資產蕩然。按醒世恆

之母亦有被火災事。甚至行乞。而豹已中武狀元。授本處提察使。於相國寺中散齋濟貧。

張老夫婦投齋。見豹狀似孝友。憶其子。忽啼。忽笑。豹問之。具道其故。豹以汗衫

示之。趙出所攜之半合之無異。遂大慟。豹心疑之。而未知爲祖父母也。助以路

費。囑先行至徐州相會。原化記與此關目無異。但無乞食散齋事。且豹歸叩其

母。母乃詳告以本生父被劫。而陳虎乃父讐。所遇二老。卽豹祖父母。時虎適山

行。豹卽馳騎往。將縛而殺之。以報父讐。追將及虎。虎覺而逃。遇本地巡檢領兵

至見虎。縛送於豹。蓋巡檢卽趙興孫。其發配沙門後。遇赦立功。見張老夫婦。已知其詳。正欲殺虎。爲張報讐。而洩己怨也。豹旣獲虎。祖父母及其母。同至金沙院。追薦其父孝友。而院中一僧卽孝友。蓋孝友墮黃河時。遇救得脫。爲僧。於是父子祖孫夫婦皆得團圓。而送虎於官。正法。原化記云。孫氏伏誅。不言尉未死。按韓愈詩。手持杯。琰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琰卽今之答。當有玉爲之者。故曰玉杯。琰。

白兔

元明以來。相傳院本上乘。皆曰荆劉拜殺。荆謂荆釵。劉謂白兔。拜謂幽閨。殺謂殺狗記。又曰荆劉蔡殺。蔡謂琵琶也。樂府家推此數種。以爲高壓羣流。李開先壬世貞輩議論。亦大略如此。蓋以其指事道情。能與人說話相似。不假詞采。絢飾自然成韻。猶論文者謂西漢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此劇未知誰筆。總出元人之手。据云。劉智遠。徐州沛縣沙陀村人。家貧不事生產。寄宿馬鳴王廟中。村中有老人曰李乾。富而好善。村中呼曰太公。其弟曰李坤。子曰洪一。洪信。女

曰三娘。洪信出外當軍。惟洪一在家。與其妻張氏。俱刀惡不良。李太公賽神廟中。智遠竊食其雞。爲廟祝所侮。太公奇智遠狀貌。收養于家。見鼯睡時有火光。透出丈許。又有蛇穿七竅之異。卜其大貴。遂以女贅爲婿。洪一時與索鬧。會太公夫婦沒。洪一逼智遠休妻。而其書爲三娘裂碎。乃更設計。僞作分家財。與智遠者。以瓜園與之。內有瓜精。慣食人。欲令智遠自斃也。智遠與瓜精戰。瓜精遁入地中。掘得寶劍金甲兵書。遂與妻相別。而往并州。投岳勛節度。麾下爲軍。岳有女繡英。見智遠。徼巡寒凍難忍。取一衣從樓上投與之。而誤取勛錦袍。智遠不知。以爲天賜也。勛索衣不得。而軍士見智遠所衣。以告于勛。勛欲重罪之。見其有金龍護身之異。乃不加罪。而以爲贅婿。其後與王彥章戰。及積軍功甚著。竟代勛職。智遠之別妻而去也。洪一夫婦益折挫三娘。俾日則擔水。夜則推磨。三娘不勝苦。分娩之時。自咬子臍。始得墮地。因名曰咬臍郎。甫三日。令火公竇老。送往并州。岳氏撫爲己子。至十六歲。率家衆出獵。見一白兔。射之不中。隨兔



而馳星飛電流。直至沙陀村。見三娘子井邊。訴以夫出子離之苦。其夫與子姓

名小字。皆與智遠咬臍相同。亟歸告智遠。智遠遂以情告岳氏。迎李歸鎮。而治

洪一夫婦之罪。因咬臍以逐白兔而見母。故標其名曰白兔云。五代史漢本

紀。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于太原。按此知遠乃太原人。今云徐州沙陀村。蓋

因沙陀部人。而誤稱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中云晉國徐州沛縣。彼時不應稱晉國。明宗及梁人戰

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中與王

彥章戰本此。高祖德之以知遠為押衙。高祖舉兵。知遠密謀贊成之。即位于太原。以

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久之。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及即帝

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始改國號曰漢。按知遠之在太原。所事者乃石敬瑭也。其時無岳助家人傳亦

無岳氏。乾祐元年己未。更名暉。劇稱名暉字知遠。按史並不載知遠未遇前事。似屬太略。英雄發跡之始。容

或有之。然閱李后傳。知其不合也。五代史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劇云沛縣亦誤。其父為農。

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据此則劇中事跡俱不的。高祖已貴。封魏國夫

人生隱帝。高祖卽位立爲皇后。宋史李洪信傳。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

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長。

劇云。太公長子洪一。次子洪信。從軍雲南。從軍少。亦有影響。但史云。洪信居長。則無所謂洪一也。

善騎射。後唐明宗在藩時。隸帳下。卽位遷小校。晉初。漢祖鎮太原。奏隸麾下。累

遷三鎮節度使。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至宋開寶中。致仕。弟洪義亦官節度使。

宋初。加兼中書令。五代史周本紀。太祖姓郭氏。名威。邢州堯山人。爲侍衛親

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漢

高祖起兵太原。卽位。拜威樞密副使。又漢臣傳。史弘肇。鄭州滎澤人。漢高祖

典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高祖起義。弘肇行兵。秋

毫無犯。累遷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劇中知遠云。二弟史弘肇。三弟郭彥威。亦有所本。

按唐書。王廷湊傳。廷湊常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

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

年。按劇中蛇穿竅之說。乃借此以爲影射耳。廷湊事。太平廣記所載尤詳。相者

乃駱山人也。時廷湊爲鎮州軍校。未幾。軍士擁廷湊殺田弘正。請以爲留後。久之。被命傳兩子至孫鎔。在鎮州幾百年。

凍蘇秦

元人所撰。本係蘇秦激張儀事。今言張儀已先相秦。蘇秦往謁。儀故薄待。以激怒之。暗令陳用資其路費。後取六國相印。皆儀之力。蓋改頭換面。以作戲劇。不欲太認真也。唐宋時元載楊沂中二事。與此相類。恐因此有觸。借題寓意耳。

蘇梨卽蘇厲。張固幽閒鼓吹。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旣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旣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旣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之。奉絹一千疋。宋稗類鈔。紹興間有代北人衛校尉者。從

襄漢來。時楊和王爲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爲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復招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日後。忽浸疎之。來則見於外室。衛雅意以爲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百舍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爲人所嫉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略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奈何。倘得錢。尙可治歸裝。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楊莊所在。正傍徨旅邸。遇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容憂。吾將往常潤。當陪君往。奉爲取之。旣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吾實欲遊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迺迺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窟於此。衛使牙儉爲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舍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爲辦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

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付之。厥值萬緡。黯然而別。

鴛鴦被

元人所作。李府尹之女名玉英。考小說有王玉英者。父爲閩守。將兵禦亂。戰死。玉英守節不辱。死嶺下。福清韓生慶雲。爲之埋瘞。夜有人剝琢叩戶。啟視見一女子。甚端麗。自言姓名家世。感掩覆恩。來相報。遂與成歡。無何生子。恐爲人見。棄之河旁。有黃公拾去。命名曰鶴齡。後復與雲相見。此所稱府尹女。名雖同而關目事蹟殊不合。作者或因此名。幻出空中樓閣耳。玉英有贈慶雲詩曰。莫訝鴛鴦會有緣。桃花結子已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今取鴛鴦被爲名。恐因此也。略云。府尹李彥實。居官清正。爲左司。誣劾。逮京。勘問。按李彥實

名元曲中屢見。大約皆隨手捏造。猶張千李萬也。不注鄉貫。亦不言何處府尹。其爲捏造無疑。乏行資。浼玉清庵劉道姑。向富

戶劉彥明借銀十錠。彥明欲親屬書名債券。彥實惟一女玉英。卽令書券借銀。留玉英於別館而去。踰年。彥明聞玉英美。圖佔爲妻。向道姑索銀。囑爲媒。不從。

則將以姑及英付官追拷。姑懼，勸玉英從之。玉英恐累姑，以所繡鴛鴦被付姑。令約彥明於庵中私會。彥明赴約夜行，爲邏卒縛去。姑蘇張瑞卿者，赴京應試。道經此庵，日暮欲投宿。小姑誤以爲彥明，引入室。玉英繼至，亦以爲彥明，遂與成歡。天欲明將別，瑞卿始以實告。玉英遂以鴛鴦被贈卿而別。明日，彥明至庵，憤甚，逼勒至家說誘威逼百端。玉英寧死卒不從，乃置酒店中，令當釭以辱之。會瑞卿得第授官，微行訪玉英踪跡。至店已不相識，而覺當釭者有異，試問其姓氏里居，則玉英也。瑞卿乃誑爲府尹長子，向出外游學，呼彥明與語，而攜玉英歸寓。給彥明三日後以禮來迎。玉英至，卿出被示之，知卽瑞卿。越三日，彥明來，方與瑞卿爭，適彥實復官而回，詢得其詳，答彥明而以玉英配瑞卿云。

陳州糶米

元人無名氏作宋熙寧間，有結糶寄糶，俵糶均糶，博糶兌糶等名。此云陳州糶米，殆所謂均糶也。劇中韓范呂包俱係假借。按宋史，包拯字希仁，家合肥，位

終樞密副使諡孝肅爲人方嚴知開封府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略云

范仲淹爲戶部尙書天章閣大學士

按史仲淹知蘇州召拜天章閣待制不言爲大學士薨贈兵部尙書諡文正不言生

時爲戶部尙書也

會陳州大旱上命仲淹集公卿議差清廉官兩員至陳州開倉糶米

欽定五兩白銀一石細米仲淹集韓琦呂夷簡及劉衙內等議而劉衙內舉其

子小衙內與堦楊金吾往仲淹從之時恐百姓刁頑勅賜紫金槌以行劉楊到

州與吏朋比爲奸倍增銀數大秤小斗民受其殃有張撇古者性倔强與其子

小撇古以銀十二兩至倉糶米倉吏以十二兩爲八兩給米不滿一斛互相爭

論觸小衙內怒以金槌打死老撇古小撇古素聞包待制名至京聲冤范韓亦

並聞劉楊不法狀請於朝遣拯前往勘斷并賜勢劍金牌先斬後聞拯到陳州

訪知劉楊方與妓王粉蓮淫暱并所謂紫金槌者亦付粉蓮遂按其罪斬之劉

衙內求旨來赦已無及也

考龍圖公案包拯曾有陳州糶米案是說拯至陳州糶米因審出他人事情也與此各異然皆屬假託拯

傳所無

按呂夷簡爲相時范韓皆未大用范韓執政則呂退休矣此劇湊合劉

衙內。未知所指。大概借以刺權要耳。非有實也。

賺蒯通

元無名氏撰。演蒯徹勸韓信不從。恐及禍。佯狂於市。隨何識其假而賺破之。因以是名。漢高祖遊雲夢以收信。蒯徹勸信勿往。信不從。徹遂於信前祭弔。信怒。逐之。及誅信。徹慮禍。佯狂於市。蕭何知徹曾勸信叛漢。與陳平樊噲等議踪跡。執之。隨何請往。見徹瘋狂。于羊圈中臥。何覘其神情。知爲僞。潛窺聽之。徹作歌寓志。何以達蕭執詣漢庭。欲烹之。蒯畧無懼色。漢臣讓其助信。徹云。桀犬吠堯。非不知堯之仁。彼各爲其主也。復述信十大罪。衆詢之。蒯一一細述。衆云。如此。乃信十大功也。徹又云。信有三愚。收燕趙。破三齊。兵四十萬。是時不叛。今乃叛。此一愚。漢王出成臯。信屯脩武。將二百員。兵八十萬。猶不叛。今乃欲叛。此二愚。九里山大會。垓下。兵百萬歸掌握。且猶不叛。今忽叛。此三愚也。漢高祖聞其言。赦徹罪。授以京兆職官。賜金千兩。旌其直。詔復信原官。封樹其墓云。

來生債

元人所撰云靈兆女點化丹霞師龐居士誤放來生債蓋演唐襄陽龐蘊事也

釋氏稽古錄襄陽居士龐蘊字道元衡州衡陽人貞元初謁石頭遷有省後

與丹霞天然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以緇耶素耶蘊曰願從所慕遂不剃

染後參馬祖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機辨捷出諸方向之元和六年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賣竹漉籬以

供朝夕剽內用偈語及靈照賣籬士問靈照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女曰

老老大大作這箇語士曰你作麼生女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寶倫集

夫婦學佛說云龐公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易百草頭邊祖

師意後龐公坐脫龐婆別親故入山不知所終龐公女靈照修禪亦坐化傳

燈錄禪門龐居士卽毘耶淨名也有詩偈三百餘篇傳于世五燈會元丹霞

天然禪師初本業儒將應舉長安遇禪者于旅邸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

往何所。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之場。遂造江西見祖。祖令參石頭。後再謁

祖名曰天然。

按：蘊亦有詩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劇中印證丹霞本此。但云丹霞戲調靈兆爲所點化，未免涉于

侮。

略云：有李孝先者，借龐居士銀爲買本，虧不能還。過縣門，見縣令方爲債

主，拷掠逋戶十餘人。孝先驚憂成病，居士念之，往問病由。孝先以實告，居士因

念平日濟人之急，本行善也，使盡如孝先，以憂成疾，乃造業矣。遂面折券，復以

銀贖之。歸則搜所藏積券盡焚之，煙焰冲天。上通帝闕，有增福神化爲秀士，託

名曾信實，下界叩居士，細詰其由。曰：居士疎財仗義如此，後會有期。居士一夕

過磨房，見磨博士驅牛打羅之苦，令輟業，給銀使別爲生。博士持銀歸，終夜不

能睡，以銀繳還。又嘗過馬槽門，聞問答聲，細聽之，乃驢馬作人語也。馬云：我前

世少龐居士銀若干，死後作馬填還。驢云：我前世少居士銀十兩，死後作驢爲

拽磨，牛亦云然。居士大驚曰：我平日好施與，所行善事，皆弄巧成拙，都放做來

生債也。

曲云：我則待要錢，粧得你如狼似虎，誰承它今日倒折得做馬爲驢。

于是召妻及子鳳毛、女靈照，詳告之。

釋牛馬驢任其所如悉焚田宅券復以數大舸裝載家貲鉅萬悉沉于海挈家入鹿門山斫竹編籬易米食粥以勵清修靈照因賣所編笊籬至雲岩寺遇丹霞禪師以語嘲撥之照一言點化師得悟道皈依後居士聞天樂聲全家同上兜率宮見註祿神卽李孝先及增福神卽曾信實共謂奉玉帝命以四聖功成行滿皆得證果朝元也科白點出云居士卽賓陀羅尊者龐婆是上界執幡羅刹女鳳毛是善才童子靈兆乃南海普陀落迦山觀音菩薩龐居士語錄一日問馬祖云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觀士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觀下座居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劇內弄巧成拙

此語本

合同文字

元無名氏撰因宋史傳包拯有關節不到閻羅包老之稱拯曾爲龍圖閣待制故曰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小說有龍圖公案載其所斷疑獄甚多其書當在此後元人去宋未遠流傳樂府或得其真未可知也略云汴梁西關有兄弟二人

曰劉天祥天瑞妯娌曰楊氏張氏天祥無子天瑞有三歲兒安住與李社長約爲婚時值年荒上官令民間分房減口適他邦就熟地而天祥兄弟產業未分於是作合同文字二紙上書田房等件社長爲證兄弟各執一紙兄守家弟率妻孥他往天瑞與妻子行至潞州高平縣舍於張秉彝家秉彝待之頗厚而天瑞夫婦一病不起出合同文字託孤於秉彝秉彝爲埋骨撫孤迨安住十八歲始告其父母姓氏鄉里以合同文字交還使負父母骨還葬時天祥家已富厚而其妻楊有前夫所出女贅壻在家惟恐安住之歸奪其貲也安住歸未見天祥先遇楊氏楊氏賺出合同文字而擊破其額拒之門外謂非己姪天祥惑婦言亦以爲非己姪也安住進退無門適李社長來乃助安住爭而楊氏終不肯留社長乃率安住申冤於包拯拯數日不問陰遣人往潞州取張秉彝至乃鞠楊氏楊氏堅持不認鞠天祥天祥如婦言拯命下安住於獄俄而獄吏言安住前爲楊氏所傷傷發已斃拯從容謂楊氏曰殺人者死是親則不問非親則須

抵命也。楊氏乃曰：此我親姪，拯以爲無據，不足信。楊氏乃以所奪安住文字，出諸袖中，拯猶以一紙不足信。楊氏并出合同二紙，拯乃命獄吏取安住，則安住固生也。乃并召秉彝，四面質證，事遂大白。於是賞社長，獎秉彝，罰楊氏，逐其贅壻。葬天瑞夫婦於其先塋，擇日與安住成婚云。

小尉遲

元無名氏撰。尉遲敬德事見麒麟閣及單鞭奪槊中。新舊唐書皆不載。鄂公公子留沙陀後復歸唐者，蓋空中樓閣也。考紫桃軒雜綴云：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也。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酒饌，一載女樂，一載兵器。遇所欲留，縱飲至醉，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元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請於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爲開示數語，卽盡棄其習，而盡研宗乘。今相宗諸秘奧，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一日買牛肉啖之，掛其餘於錫端，至宣

律師所住刹。留三日而去。宣師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爲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師爲之三嘆曰。我不能也。奉律益嚴。未知卽此小尉。遲否。附載於此。以俟考。略云。尉遲敬德降唐之時。遺一子曰保林。在番中甫三歲。劉武周之子劉季真。養爲己子。改名曰劉無敵。旣長。武藝絕倫。時季真以唐將老兵驕。輿兵窺伺。卽命無敵爲前鋒。令素敬德戰。蓋所懼者惟敬德。以爲擒敬德。則其他不足慮也。而敬德之僕宇文慶者。在番中撫保林成立。至是以詳告保林。乃於陣前佯敗。引敬德於無人之處。謂我實公子保林。回軍縛季真。降敬德。于是率其子上。聞命爲金吾上將。世掌樞密云。

神奴兒

元人作。亦龍圖公案之一。按小說及諸劇中。多稱包待制日斷冤獄。夜決鬼簿。

白日有冤鬼。他人不見。包獨見之。此皆本於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非無因也。據云。汴梁人李德仁。妻陳氏。弟德義。妻王氏。兄弟同居。惟德仁有子。神奴。王氏貪而悍。妯娌不和。強德義與兄分家。詬誶不已。又使德義逼其兄棄嫂。德仁以懣死。陳氏與神奴別居。王猶惡陳有子。日夜欲殺神奴。神奴偶同老僕。嬉於市。思得傀儡。僕往買。德義醉歸。遇神奴與橋上。憐其獨出。抱之將至家。有役何正。悞撞之。幾倒。德義怒罵。正含忍去。德義攜神奴歸。付王氏。而已則醉臥。王氏勒殺神奴。埋溝中。以石壓之。德義醒。索神奴。王氏誣德義醉中命之。勒死。德義隱忍不敢發。老僕不見神奴。奔告陳氏。陳氏驚駭。沿路訪至德義家。王氏遂誣陳有姦。故殺子而滅其屍。賄囑官吏。嚴刑誣陷。獄將成。待制包拯知開封。莅任。路見冤氣。若小兒狀。鞠陳氏。詞與卷不符。心知其冤。自語云。苦無干證。而役何正。誤聽以爲呼其名。上堂見德義力毆之。拯詰其致毆之由。正告某日某地。遇德義抱神奴歸。被罵啣憤。今始見之。申宿怨也。拯遂詰德義。神奴下落。德

義供付妻王氏。乃捕王氏。王氏爲神奴魂所擊。拯又見神奴魂至庭。訴其寃甚。悉王氏不詰而供。于是掘得神奴尸于德義家。誅王氏。杖德義。釋陳氏而還其家貲。此與干寶搜神記蘇娥訴寃事相類。備載之以見明有國法。幽有鬼神。作惡者無所逃也。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

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疾。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龔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

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扛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寃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敝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敝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誅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謝金吾

元無名氏撰。標曰謝金吾訴拆清風府。其大略云。王欽若者。本蕭太后心腹之人。原名賀驢兒。蕭后遣入宋爲細作。恐其戀南朝富貴。忘卻契丹。於左脚刺賀驢兒三字。欽若至宋。累官樞密使。是時楊令公之子六郎名景。鎮守瓦橋三關。其部下有二十四將。欽若深忌之。欲因事殺景。楊令公宅有清風無佞樓。乃太宗勅建。欽若奏誑眞宗。令謝金吾拆毀無佞樓。景母余氏不能禦。使人報景。

知之。景以兵權授部將兵勝。而私下三關探母。景將焦贊密聞其事。亦竊下三關。隨景而行。比入都城。贊乘間獨入謝金吾家。殺其良賤十七口。題詩于壁而去。欽若擒獲景贊。奏聞。眞宗誅斬二人。景之妻母柴國姑。劫景贊回家。欽若方奏于帝。而景部將孟良適奏遼相韓延壽與王樞密書。約爲內應。帝命校尉擒欽若。按驗。脚下果有賀驢兒三字。於是誅欽若而赦景贊。令景復鎮三關。此皆據楊家將演義與正史抵牾不足信。演義云王欽。此劇直云欽若也。演義云謝金吾與王欽同官樞密。此劇云金吾。卽欽若之壻也。演義但云毀樓。此劇云金吾推余太君下階破頭也。演義云九妹往三關請六郎。此劇云院公也。演義云八王救景贊免死發配。此劇云柴國姑劫法場也。演義云蕭后已敗。王欽逃遁被擒。乃驗其左脚之刺字而誅之。此劇則云正欲誅景贊時。以孟良奏欽若通謀契丹。卽按驗誅戮也。演義焦贊殺金吾。題詩云。四水星連家下流。二仙並立背峯頭。明明寫出眞名姓。仔細參詳莫浪求。乃隱寓焦贊二字。此劇贊詩云。

多來少去關西漢。殺人放火曾經慣。一十七口誰殺來。六郎手下焦光贊。乃明書焦光贊三字也。皆係空中樓閣。又稍有同異云。楊景白云。某受六使之職。謂邊關裏外點檢使。界河兩岸巡綽使。關西五路廉訪使。淮浙兩場催運使。幽汾二州防禦使。河北三十六處救應使。按此亦係鋪飾好看語。宋時何承矩守雄州。謂之六宅使。疑六使乃六宅使也。

舉案齊眉

元時人作。演後漢梁鴻孟光事。與鴻本傳甚不合。言光父曾以女許鴻。後嫌貧。欲改字。光不從。不果。已而贅鴻。尋復逐之。鴻乃棲臯伯通家。每食。光舉案齊眉。從叔知非凡人。暗使乳媪贈以資斧。勸鴻應試。擢大魁。作收場。蓋故作波折。以爲關目也。略云。孟光字德耀。父名從叔。母王氏。祖居汴之扶溝。從叔官府尹。乞老閒居。與同堂友梁公弼善。彼此懷妊。指腹訂姻。弼夫婦早逝。子鴻學富家貧。從叔欲悔親。置酒邀豪家子及鴻。俾女隔簾自選。度鴻藍縷。必不入女目。迨

席散。詢女所適。女志堅金石。甘守貧窶。父母不得已。遂贅鴻。越七日而鴻不樂。

光問其故。鴻以戴珠衣繡非所願爲言。光卽易布襖荆釵。從叔謂其辱己。怒逐

之。鴻依富家臯伯通。夫婦賃春糊口。每具食。光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從叔乃助

鴻衣銀鞍馬。給云乳媪所贈。試擢甲第。乳媪乃述贈金勸試。皆出從叔。鴻感其

誼。與光奉侍盡禮云。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父名讓。劇云公弼非新莽

時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時鴻尙幼。因卷席而葬。

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里中慕其高節。多欲以女妻之。鴻並拒。同縣孟氏

女三十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聘之。劇內孟從叔指腹爲婚等事皆

屬增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樂。女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我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

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此節劇內同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

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劇內與此不同乃共

入霸陵山中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又作五噫歌。乃易姓運期。名耀。字候光。居齊魯間。有頃。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廡下。今蘇州閶門內有臯橋。卽伯通故址。爲人賃舂。每歸。妻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劇內與此皆不同。乃方舍之于家。鴻潛修著書十餘篇。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劇內云。鴻擢大魁。係增飾語。

隔江鬪智

元人所撰。演孫劉鬥智。所謂三氣周瑜也。其說與演義相比附。未知孰先孰後。後來錦囊草廬諸劇又多采此事實。詳錦囊記中。考地理志。湖廣荊州府有劉

郎浦在石首界。爲昭烈娶孫夫人渡處。此最得實。時備在公安也。史稱權妹剛猛。有諸兄風。侍俦百人。皆持刀侍立。今劇中所演孫夫人。甚是柔順。頗不相似。云止隨嫁女入。更不合矣。據云曹操逼走劉備。過江借孫權兵。權助兵三萬。

以周瑜爲帥。與備及諸葛亮謀。大破曹兵於赤壁。操敗。投華容小路而走。此段與正

史合備旋奪取荊州據之。瑜不勝憤。按史備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借之。操聞方作書落筆於地。則實借非奪也。於是

大合諸將密謀。擬以權妹與備結婚。引兵送親。乘其不備而掩取之。以此謀告

權。權以爲然。權即告之於母及妹。妹初不從。權強之再三。妹不得已。姑應之。乃

遣魯肅爲媒。陰令甘寧凌統各領精兵一千。以護送爲名。襲荊州。而已屯柴桑

渡。以圖進取。肅見備亮。亮早知其謀。歡然報命。而令張飛以兵守城。戒孫夫人

至。惟許夫人翠鸞車一乘。及隨嫁女入。此又與演義不相合。餘兵皆列城外。及期。孫夫人

至。兵不得入。孫劉既成禮爲夫婦。瑜計不行。瑜初意此計不行。則陰令夫人害

備。權亦曾以此囑妹。至是甚相得。瑜計復不行。婚既匝月。瑜復語權。邀備夫婦

過江。因而羈留之。荊州終爲吳有也。亮俟備過江後。使人送冬衣與備。而附以一錦囊。又囑備佯醉遺囊。使權得見。備如計。囊爲權拾得。啟視之。則云。曹操以赤壁之恨。方大集兵來攻。公且緩歸。我當復來借兵。共拒曹也。權欲假手於曹。以害備。立使其妹從備行。備及夫人皆得歸。此又與演義不合瑜聞。追及夫人車。跪請回馭。而車中之人。乃張飛也。亮發書時。預命飛將兵迎備及夫人。先馳歸。而飛駕車緩行。此又與演義不合瑜計既不得行。又被辱。竟以積憤而死。所謂三氣周瑜。又謂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也。按劇中三氣周瑜。本諸小說流傳。世俗艷稱。皆若實有此事。殊可哂也。

抱粧盒

元無名氏撰。演宋眞宗劉后事。與正史不相合。史亦無陳琳寇承御之名。而其情節。大類明弘治事。詳見金丸記中。此劇在前。金丸借其情節敷演。大畧皆仿佛。宋眞宗乏嗣。太史奏前星舒彩。應以金彈射御園。宮眷拾得者。當有聖嗣。

上可其奏。西宮李美人拾得。遂懷娠。生仁宗。劉后嫉忌。密遣宮人寇承御。誑出刺之。棄於金水橋河內。寇欲救之。計無所出。適內監陳琳抱粧盒於御園摘新菓。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寇以情告。琳藏盒中。矢天各毋洩。琳出。適遇劉后。詰琳。陳琳遽以果品對。劉后心疑。欲揭金盒。寇忽趨報。駕幸中宮。琳得脫去。謁楚王德芳。德芳係眞宗嫡弟。樂善好施。眞宗劉后無此事。德芳係太祖子。今云眞宗嫡弟。益知其謬也。琳告始末。德芳撫爲己子。戒左右勿洩。逾十載。率之朝眞宗于後宮。欲爲奏明。眞宗見其有龍鳳之姿。貌迥不凡。甚異之。劉后亦侍坐。疑必李美人子。遂以他事請駕出。痛拷寇承御。承御終無所言。后度琳同謀。呼使質對。皆云楚王子。遂使琳杖寇。寇不勝楚。觸階斃。及仁宗御極。疑其事。密詢於琳。琳以實奏。仁宗重獎德芳。封寇宮人墓。賜琳田宅。念劉后有恩。奉養如舊。而尊生母李氏爲太后。

盆兒鬼

元人撰世所傳龍圖斷案之最著者。一見於小說曰烏盆子。再見於傳奇曰斷

烏盆。其間姓名不同。事實則一。按馬遷傳曰。戴盆可以望天。李白詩曰。願借羲皇景。甘心照覆盆。作者之意。蓋謂決獄之吏。有如閻羅包老者。則民雖有覆盆之冤。無不可洩也。後漢書注。載漢時王饨事。與此相類。王饨。字少林。爲邵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饨以衣與之。訴爲縣門下遊徼所害。饨曰。當爲爾報之。鬼捉衣而去。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彼走馬。與鬼語。又啖車志云。有巫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旣行。童覺擔漸重。至不能任。巫曰。此冤鬼難送也。略云。汴梁人楊從善。有子國用。問卜於賈半仙。謂百日之內有災。囑其避千里之外。不滿百日不得歸。小說則云。楊州人李浩。至定州買賣。不言問卜事。國用遂辭父出外。爲商。三月得利十倍。歸將抵家。以未滿百日。離汴四十里。宿於破瓦邨客店中。店主盆確。趙者。以燒瓦確業。其妻曰撒枝秀。夫婦皆不良。國用至。枝秀覘其貲重。遂與趙謀。劫而殺之。小說云。浩將抵家。醉不能行。臥路旁。有賊丁千丁萬。見浩貲財。攜至僻處。奪其金百兩。平分之。又恐其醒。而訴官。遂擊死。欲滅其迹。移入瓦窰中。燒灰和土。作爲瓦盆。嗣後趙家時見冤魂。夫

婦神識顛倒。復夢審神怒甚。擒兩人欲加誅。醒而懼禍。莫知所逃。有張慳古者。開封府中老役也。曾向趙索瓦器。至是復來。趙以瓦盆與之。小說云王老亦攜不言開封役。

至家。瓦盆忽作人聲。慳古懼。細叩之。瓦盆躍地數尺。訴其冤。懇以此事告包尹。

慳古果持盆至府。包鞠之。瓦盆無聲。攜出則復語。如是者再。慳古責瓦盆。瓦盆

曰。門神阻我。乃爲焚紙錢於門。復入。則訴說甚詳。包遂勾趙夫婦。一訊而伏。小

云初瓦盆以無衣裳掩蓋。故不言。後王老以衣蓋之。訴說如前。包乃置趙夫婦極刑。以抵國用命。厚賞慳古。旌

其能。

貨郎旦

元人作。考陶九成論曲。正宮五十四章。內有貨郎兒。注云。與仙呂出入。九轉。有

煞尾。不知其名所自。按劇中云。雖則是打牌兒。出野村。不比那吊名兒。臨拘肆。

又云。又不會賣風流。弄粉調脂。又不會按宮商品。竹彈絲。無過是趕幾處。沸騰

騰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琅琅蛇皮鼓兒。唱幾句韻悠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

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紐捏來無詮次。倒也會動的人心。諧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則其與近今世俗所唱鼓兒詞無異。其曰貨郎旦者。以唱者爲女人也。丹丘論曲曰。雜劇有正末。副末。狽。狐。靚。鶻。揉。捷。譏。引戲。九色之名。狽。獺。之雌者也。其性好淫。今俗訛爲旦。劇中事無考。觀其命名。則知爲衢歌巷曲流傳之說耳。略云。長安李彥和富翁也。有妻劉氏。有子春郎。春郎有乳母張三姑。彥和耽花柳。與妓張玉娥往來甚密。後遂娶爲妾。玉娥悍凌劉氏。劉氏以鬱死。玉娥又與當差人魏邦彥通。欲嫁之。相與謀。放火焚彥和家。竊其財而奔。使邦彥艤舟河上。以相待。火發。玉娥與彥和春郎三姑俱奔至河。喚渡。登邦彥舟。玉娥推彥和墮水。并欲縊殺三姑及春郎。遇他舟至。救免。邦彥玉娥軼去。有拈各千戶。以公幹過河。見三姑及春郎。欲買春郎爲義子。適唱貨郎兒張懶古者。亦在河上。拈各千戶令三姑寫賣契。三姑不能書。懶古代之書。春郎歸千戶。懶古見三姑無依。收爲義女。教之唱貨郎。是爲貨郎旦。千戶無子。撫春郎如己出。稍長習騎。

射襲職千戶。臨歿出賣契告春郎以所自來。囑其往尋本生父。春郎既葬千戶。以催贖窩脫銀至河南館驛。驛中獨飲無聊。命吏呼唱貨郎兒者。時撇古已死。三姑欲歸洛陽。道逢牧人呼其名。徐視之。則彥和也。錯愕相詢。知墮河不死。流落爲人牧牛。于是與三姑爲兄妹。而亦習唱貨郎以度活。逢吏召。俱至驛。見春郎貌。心雖疑而不敢言。俄見春郎遺一紙。檢視之。則卽撇古所書賣契。乃知爲春郎無疑。然猶不敢直陳。而撇古常以彥和事編成貨郎曲十二回。教三姑。三姑遂向春郎唱之。春郎果一一詳問。知唱者之卽三姑。并知三姑之兄卽其父彥和。父子重逢。相持慟哭。而吏役輯獲。侵欺窩脫銀人犯。解送春郎正法。犯乃魏邦彥也。乃并收玉娥。並誅之以復父讐。瀝血祭告其亡母劉氏云。

碧桃花

元人撰。未詳作者姓名。劇中事與吳興娘附魂於妹慶娘。大略相仿。姓名不同。興娘事詳見一種情記。又至正間。賈平章女賈雲華事。亦與此相類。詳灑雪。

堂記。略云。東京張珪爲廣東潮陽縣縣丞。有子曰道南。博通經史。人皆許爲國器。知縣徐端亦東京人。有女名碧桃。許字道南而未婚。時三月牡丹盛開。珪治具邀端夫婦相賞。而碧桃與婢遊於後園。適道南有白鸚鵡飛過園中。道南踰牆覓鸚鵡。與碧桃遇。甫相見而端夫婦歸。見女與道南語。怒責其女越禮。碧桃憤極而死。卽葬園中。後端致仕。珪任滿還京。道南應舉得第。授潮陽縣知縣。赴任至園。見碧桃花盛開。追思舊遊。誦崔護桃花人面句。憶碧桃不置。夜見花陰一女子殊麗。詢之。則但云隣家女。而不道姓名。道南悅之。贈以詞。女收去。自此往來甚密。而道南得危疾。醫藥罔效。珪聞有薩真人者。行五雷法。延請禳禱。真人結壇作法。攝碧桃詰責。碧桃詳告云。生前與道南遇。沒葬園中。陰府以陽壽未絕放回。而屋舍已壞。道南至此相見。贈詞致病。非無端作魅也。真人爲檢姻緣簿。知與道南當復合。而碧桃之妹玉蘭。又當祿盡。乃假玉蘭之身。使碧桃附之還魂。適端欲以次女玉蘭與道南續舊好。而玉蘭暴亡。比甦。則自稱碧桃。

叙前事歷歷。真人亦爲珪道其詳。道南疾亦愈。遂再合姻緣。爲白頭夫婦。按道家言。薩真人名守堅。西河人。初學醫。慮用藥悞傷人命。棄而學道。雲遊方外。參訪名山。至西蜀。遇虛靖天師。以薩有仙風道骨。授以咒棗之術。及神霄青符。五雷正法。薩乃至龍虎山。叅籙奏名。誓欲剿除天下妖邪鬼怪。普救衆生。忤王天君。欲殺之。陰隨數年。思伺其隙。而真人戒律精嚴。無隙可指。天君於是皈依證道。常爲真人護法。至今所謂靈官法者。真人之傳也。明周思得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扈從成祖。數試之不爽。招弭祓除。祈雨禳兵。咸如影響。年踰九十。賜謚弘道真人。後萬尊師亦奉此法。行於時。輒有靈驗。並見錢謙益集。

馮玉蘭

元人撰劇中事。與宋人摭青雜說所載徐侔事略同。作者因此竄易增損。結撰成文也。摭青云。項四郎。秦州鹽商也。常泛自荆湖。歸至太平州。中夜月明不睡。聞有物觸船。項起視之。似一人。救之起。乃一丫鬟女子也。問其所自。曰。姓徐。

本北人。寓居澧州。父自辰倅解官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劫賊。某驚墮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皆遭賊手矣。項以其貴家女。留之至家。隣有一金官人。授澧州安鄉尉。喪妻。見項求娶。女聞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白項嫁之。從金到官。一年。獲一大劫盜。推勘。供云。曾在太平州劫一徐通判船。擔一籠。出聞鳴鑼聲。散去。不曾傷人。女聞之。稍安。又一年。金攝邑事。有一徐將仕。過邑。借脚夫。女自屏後窺之。甚類其兄。告尉具食。召將仕至。問其父及履歷。具言曾在太平遭劫。失一小妹。其父後得鄂倅。現在岳州。尉乃引將仕入中堂。與其妹相見。相持而哭。將仕欲挈妹歸。知己字金尉。于是發書告知父母。女德項。畫像終身奉事之。略云。馮鸞。字文翔。洛陽人。由進士累官郡守。授福建泉州知府。同妻田氏。子愁哥。女玉蘭。從水道赴任。舟行至大江。夜泊蘆洲。遇巡江官屠世雄。求見。鸞留與飲。世雄見鸞婦美。乘夜殺鸞父子。及童婢。棺公劫田氏去。玉蘭藏舵底。得存。空船飄蕩。有都御史金圭。奉命巡撫江南。停舟夜坐。燈下見若羣。訴

窺狀者俄聞一舟觸其榜。徐聽之。有女子哭泣聲。遣人驗視。引玉蘭見。知其詳。舟中并得一刀。明日泊清江浦。坐驛中。廣召官屬。世雄至。收之。行李中得刀鞘。拷問不服。乃命玉蘭至。世雄船側呼其母。田氏果出。見女相持大慟。世雄乃具服。收其黨並斬之。送田氏母子歸籍。按劇中有清江浦。浦乃明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所開。又云都御史金圭巡撫江南。都御史及巡撫亦皆明時官制。此蓋永宣以後人所作。託名元人者。

百花亭

元無名氏撰。以王煥與賀憐憐相遇於百花亭。故用是名。係空中樓閣。畧云。汴梁人王煥。字明秀。父早逝。依叔居洛陽。煥美丰姿。善吟咏。兼精騎射。人以風流王煥稱之。時屆清明。與奚童出城遊玩。妓賀憐憐踏青至陳家園百花亭。暫憩。與煥相值。覘賀之艷。佇亭不去。賀亦愛煥才品。遂折蘭花于手。吟詩云。折得名花心自愁。春光一去可能留。煥亦續詩云。東風若是相憐惜。爭認開時不並。

頭然不知賀爲誰氏女也。有賣查梨王小二者。過陳園煥與相識。詢賀居止。始知之。遂造其家相狎昵。居半載。囊資已竭。西延邊將高邈。字常彬。取軍需赴洛。聞賀欲買之。假母遂逐煥。嫁賀于邈。邈移賀妓居承天寺中。賀欲與煥訂生死約。而乏通問之使。王小二至寺。乃作柬達煥。煥視之。則長相思詞一首云。朝相思暮相思。朝暮相思無盡時。奉君腸斷詞。生相思。死相思。生死相思兩處辭。何由得見之。煥遂易裝作賣查梨者。覘邈出。高聲叫呼。賀聞出。與語。令煥赴西延立功。且許邈佔有夫之婦。贈以路費。復賦南鄉子詞云。勉強贈行裝。願爾長驅掃夏涼。威鎮雷霆傳號令。軒昂。萬里封侯相。自當功績載旂常。恩寵朝端孰比方。衣錦歸來攜兩袖。天香。散作春風滿洛陽。煥詣西延。投經略种師道。以戰功授西涼節度使。師道覈邈擅用軍需。以致缺額。聞其以洛陽娶妓之故。拘而鞠之。賀云。身是煥妻。不願從邈。適煥凱旋入謁。言賀實己所聘妻。師道乃治邈罪。斷賀歸煥云。

連環計

元人所撰。未詳誰手。其名曰錦雲堂暗定連環計。載王允與蔡邕設美人連環計。以貂蟬先許呂布。後送董卓。令布怒而殺允。其事虛實各半。後來撰連環計者。以此爲藁本。又復翻換增添。互有同異。稍臚本末。參觀正史爲得。據劇云。

董卓爲隴西邊將。何進召入朝中。官封太師。又加九錫。按卓但爲太師。未加九錫。九錫是曹操事。用

李儒李肅爲腹心。呂布爲牙爪。按史無李儒。時太尉楊彪司徒王允密謀圖卓。學士

蔡邕謂允宜用連環計。按邕非學士。漢時亦無學士。邕未嘗與允定謀。故爲允殺。劇蓋爲邕出脫耳。允未得其說。允

所撫義女貂蟬。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紅昌。靈帝選入宮中。掌貂蟬冠。因喚

貂蟬。後賜丁原。原以配呂布。黃巾作亂。貂蟬與布相失。爲允所得。貂蟬後花園

燒香禱佑呂布。爲允所覺。因與密計。召布歡飲。令貂蟬侑觴。卽以許布。明日復

宴董卓。又以貂蟬許之。定期送布。而竟入董府。布竊窺見貂蟬。方與共語。爲卓

所見。彼此大詬。布拳毆卓仆地。連環計作擲戟。本之正史。此則但云揮拳。出投王允。卓使李肅追布

入允宅。允以大義激肅。布肅皆許爲允殺卓。於是允彪僞作受禪臺于銀臺門。

令蔡邕誘卓李儒勸沮不從。儒自撞死。連環計亦作儒撞死。但無蔡邕誘卓事。卓至布肅共殺卓。

於是彪允布肅邕等皆受賞。而以貂蟬爲布妻。按允與布謀卓而布肅共殺卓。皆與史合其間關目則著色居。

多。又千里草及書呂于布皆係實事。今劇中賓白有此而謂蔡邕爲董卓詳解。乃是增飾。允共謀誅卓乃士孫瑞今以爲楊彪止卓出者少妻今以爲李儒有。

詔討賊本呂布語。今謂蔡邕宣詔。布與卓傳婢情通。今實之以貂蟬。後漢書董卓傳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

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爲呂字持以示

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劇中云太白金星化爲道士。獻帝春秋曰董卓未誅有道士持三

尺布旛。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行歌於道。及呂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後

漢書五行志。獻帝初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爲董。十

日卜爲卓。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也。蘇軾詩但知天下無

健者。豈識軍中有布乎。袁紹云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梅香白云人中呂布女中貂蟬。按曹

瞞傳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荆釵記

元人所撰。後人又加更改。有古荆釵及荆釵兩種。皆未知誰筆。王十朋事。據宋人傳奇點綴。考訂事實見後。按此劇言溫州王十朋。以荆釵聘貢生錢流形之女。玉

蓮時有孫汝權者。亦託流形妹張姑娘爲媒。孫富王貧。玉蓮繼母欲以女嫁汝

權。而玉蓮願嫁十朋。其父竟從女志。十朋旣娶。應舉擢狀元。與榜眼王仕弘。探

花周璧。一作周必大同謁宰相。萬俟卨。高欲贅十朋。十朋堅卻。時十朋仕弘皆選僉

判。十朋饒州仕弘潮陽。高怒十朋。遂換十朋于潮陽瘴地。汝權在京師聞高欲

贅十朋。會十朋託承局寄書迎母妻。汝權醉承局以酒竊書改易。言已贅。萬俟

卨令妻改嫁。流形得書驚訝。繼母復聽張姑娘計。逼女嫁汝權。花輿入門。玉蓮遂

投江殉節。福建安撫使錢載和舟過。急拯其溺。問係同姓。收以爲女。而其家不

知也。周璧爲溫州節推。孫控錢賴婚。錢控孫威逼人命。錢供贅于相府之語。出

孫口中。言其所目覩。璧與十朋同謁。尚見其以辭婚觸怒。意孫有詐。下之獄。十

朋迎母至京。母責以重婚。致媳自盡。十朋大慟。母知無此事。益悲痛。遂偕往潮陽。且令迎妻父母于署所。居三年。遷守吉安。載和赴閩。卽遣使至饒。訪十朋信。會仕弘沒于任。使者但見書王僉判之靈。誤報十朋已卒。玉蓮聞之。頓易縞素。旣而載和移節兩廣。道經吉安。見其守投刺。名曰王十朋。心疑前者之誤。泊舟烏鵲山下。邀飲舟中。詢得其實。且使其妻邀十朋母于舟中。令女侍酒。姑媳乍相見。不覺愴然。已而涕泗交集。載和妻詰問母。乃具言其情。與媳抱持慟哭。呼十朋相見。骨肉並聚。而承局爲吉安驛吏。十朋詰責之。始悉曾遇汝權。醉酒易書之故。乃致札于璧。斃之獄中。按宋朝典故。首甲及制科登第者。可得僉判。凡劇多以正生爲狀元。惟此及呂蒙正。王曾。蔡襄。馮京。張九成等是實。狀元授僉判。亦惟此是實。但十朋曾守饒州。非僉判。亦未嘗守吉安也。万俟卨與十朋無涉。借以點染耳。李日華。紫桃軒雜綴。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先生之友。敦尙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

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鱗之耳。劉氏鴻書聽雨增紀云。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嫉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誣之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瓊山丘文莊公之少也。其父爲求配於土官黎氏。黎諂之曰。是兒豈吾快婿耶。不許。公遂作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辜輅。他日黎得之。以百金囑書坊毀刻。而其本已遍傳矣。又相傳溫州府城外有大橋。橋柱石上刻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未知的否。宋史。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爲對。大略欲令威福一出於上。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爲第一。詔十朋。乃親擢授紹興府僉判。孝宗時。嘗知嚴州。累遷起居郎。上書論史浩八罪。曰。懷奸悞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論之。遂改與祠。十朋旋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嗣後凡歷

四郡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周必大。字子充。江西吉安人。孝宗時宰相。與十朋同時。錢載和等皆增出。史傳無其人。

連環記

明初舊刻不知誰作。以元人連環計為藍本。而粉飾之情蹟。關目互相轉換。此更與正史合者居多。元劇以一貂蟬兩用之。故曰連環計。此劇王允以玉連環

予貂蟬授之密策。故曰連環記也。劇云卓議廢立。王允袁紹曹操蔡邕俱在。

袁紹抗議不合而出。按史董卓集議時百僚大會卓奮首而言袁紹獨橫刀長揖而出曹操蔡邕官小未必能與其議操往謁

允允與說劍潛相定計以劍獻卓欲刺之卓覺而操走免。此伍孚事詳後允乃以貂蟬

餌呂布許以為婚密送於卓令布飲恨圖卓。大略與元劇相仿此以允賞貂蟬玉連環貂蟬拜月允察其有心告

以心跡呂布虎牢關與劉關張大戰失去紫金冠董卓責允知即製冠送布

布往謝允允令貂蟬侍酒即以許之及布復往虎牢允乘其出移送于卓布歸

見貂蟬于鳳儀亭正與私語卓見而擲戟布走免卓使李肅逐之至允家乃定議反戈此各異也卓布方盛劉關張尚未顯据演義云然耳洛陽與虎牢近而卓已遷長安布不煩往虎牢亦與正史不合卓欲及卓既誅貂蟬改粧遁至允出李儒阻止不從自撞死與元劇合正史不合

家允令配布爲夫婦。後又有載曹操使關羽擒呂布。貂蟬百計媚羽。羽怒而

殺之。王世貞詩曰：心心託漢壽，語語厭溫侯。蓋指此也。按史：呂布殺董卓後，乃封溫侯。今貂蟬口稱溫

侯亦後漢書：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由郡吏刺史辟爲別駕從事。遷侍御

史。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累官太僕，守尚書令。獻帝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

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圖書以從。時卓尙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

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

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尙書鄭公業等

謀共誅之。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明年，潛結卓將呂布，使爲

內應。會卓入賀，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後爲卓部將李傕、郭汜所殺。董卓

隴西臨洮人，少以健俠知名。累戰功，至前將軍，拜并州牧。大將軍何進司隸校

尉袁紹謀誅闒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

道。未至而何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



迎少帝於北芒。與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語。以爲賢。遂有廢立意。何進兄弟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卓遷太尉。進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卓遂縱放兵士。淫掠婦女。掠擄資物。妻略宮人。羣僚內外莫能自固。東方兵起。卓遂遷天子西都。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分遣諸將拒孫堅等。諷朝廷拜己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子孫雖在。鬻鬻男皆封侯。女爲邑君。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誅關中舊族。殺衛尉張溫。溫故司空車騎將軍。卓其副將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

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肅呂布同郡人。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盡滅其族。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卓子壻牛輔等。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兇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

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按布傳與傅婢通。卓傳少妻止之。卽記所指爲貂蟬者也。獻劍非曹操。乃伍孚事。

四賢記

未知何人所作。其流傳已久。當係元人之筆。以烏古孫澤及妻杜氏。妾王氏。子良禎。皆有賢行。故曰四賢記也。烏古孫澤。字潤甫。裔本完顏。編插淮寧。大元

皇帝詔賜右榜進士。

元史爲烏古孫澤本傳。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爲氏。從遷汴。轉徙大名。不言編插淮寧也。元史

選舉志。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餘賜出身有差。累陞建康肅政廉訪使。嘗爲此

官。室人杜氏。

本傳。母喪。澤哀毀。卒。妻杜氏。以夫死。侍婢丁香。此係飲不入口者。十三日不死。乃復食。增飾。年四十無子。杜

爲娶妾王氏。

此亦係增飾。王氏。陳州民女也。孝養祖母。有色而賢。祖母卒。依母姨收

生楊媼以居里豪棒胡窺見其貌欲劫爲婚杜知其賢故爲夫納之時澤遷廣

東宣撫使與欽差兩廣徹里帖木兒相抗棄職還鄉居陳州按徹里帖木兒未嘗巡行兩廣澤爲

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發海北元帥薛赤干贓利事擢未幾杜生子良禎而王無

子教良禎以詩書良禎母事之王愛閑靜竟入道于白鶴觀棒胡糾黨倡亂陷

陳州寇歸德焚燒澤家欲劫娶王氏澤與妻杜遁走依其故人戶部郎官許益

于山東淄水而家貲盡亡子良禎婢丁香亦被失散王氏聞變亦先遁去此段皆係

撰出將軍慶童討誅棒胡慶童者建康路總管字穉卿澤薦陞廣東廉訪副使以

徹里凌毒縉紳烏古受辱具奏劾其過惡旨令徹里照舊供職而勒童閑住久

之起除河南右丞兼掛將軍印綬征剿反賊遂擒棒胡遷中書左丞元史慶童傳童字明

德由宿衛累遷上都留守又累遷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累

遷平章浙江行省久之爲中書左丞相未嘗宦于建康廣東亦無與徹里交惡

事傳又云盜起汝穎已而蔓延于江浙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

時以次克復是慶童討賊事實然在江浙非河南時事劇因汝穎牽合耳良禎

入京師年少登第授江浙行臺御史劾奏中書省平章徹里帖木兒奸邪誤國

且以他人之女冒爲公主所生。誑請珠袍。大乖典禮。并附奏請假尋親。旨令給

假馳驛而奪徹里誥身。貶徙安南。按徹里帖木兒傳。姓阿魯溫氏。爲西域大族。早備宿衛。天曆至元中。兩拜中書平章政事。

史稱其以行樞密院討雲南伯忽之叛。所過秋毫無犯。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又臚載其發倉廩賑饑寒。劇云。取辦頂珠乾沒萬千。甚不相合。然史又稱其嘗

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臺臣劾其罪。詔貶南安。卒于貶所。人皆快之。蓋徹里在中書時。首議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不能得。崇文門宣

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抑辱之。天下士子歛望。無不痛恨徹里。良禎劾徹里。見作者力詆。恐亦當時舉子所爲也。珠袍事是實。而徹里非駙馬。

慶童于午門。童言討賊時。曾見王氏欲往泰山脩行。給其符引。資以路費。良禎

抵山東。憶有父執許益里居淄水。父或在彼。因往投謁。果遇父母。因言王氏當

在泰山。欲往覓之。而王捧鉢下山。欲探主家信息。中道與丁香遇。蓋丁香爲捧

胡所擒。誘脫逃遁。削髮爲尼。兩人遂相挈同行。一日避雨古殿。良禎亦來少憩。

遂迎至許宅。舉家辭許歸陳州。爲兩親上壽。而建造庵觀。爲王氏丁香焚修之

所。烏古孫良禎傳。字幹卿。澤子。資器絕人。好讀書。以蔭補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多所劾罷。中外震懾。累官中書左丞。按良禎父子皆非進士。澤宦蹟在

世祖時。慶童則在順帝時。且澤父子與徹里慶童俱並無交關。劇中多屬牽合。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終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曲海總目提要卷五

江都黃文暘原本

武進孟 森校訂

劉盼春

明周憲王撰。憲王名有燉。周定王之長子。明太祖之孫。勤學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攄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此劇目云。周子敬題情錦字箋。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劇中大指言汴梁妓女劉盼春。與子弟周恭字子敬者。相厚。鹽商陸源願以重貲結歡。盼春力拒。不肯與接。而恭爲父所禁。制不敢復往。乃作書簡一函。歷敘情事。附長相思詞於簡末。乘其出外彈唱。伺隙授之。盼春緘着香囊中。假母以盼春不肯接客。家計日落。而源更益貲求好。強女留源。

不可。則加以詬辱。盼春輒掩門自縊。恭聞其爲己守節。趨往送喪。焚骨之時。香囊獨經火不滅。壞發而視之。乃恭所寄書及詞也。恭大號慟。求得存骨以葬。終身不娶。以答其義云。按所記卽汴中事。而憲王分藩於汴。當有實據。非虛言也。劇稱陸源索盼春唱元人傳奇曲中臚列劇名甚多。有百種曲所載。亦有不載者。據所唱云。諸葛亮掛印氣張飛。王鼎臣風雪漁樵記。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包待制雙勒丁黃魯。直打到底還鄉衣錦薛仁貴。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半夜雷轟薦福碑。又雙鬪醫進西施。李太白貶夜郎。蘇子瞻遊赤壁。田真泣樹管甯割席。劉弘嫁婢秋胡戲妻。狂夫有煮海生。怨女有臨江驛。賞黃花浪子回頭別虞姬。杜鵑啼血繫壁偷光。舉案齊眉。山兒李逵。孟母三移。其花旦雜劇。則銀箏怨金線池。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董秀英花上東墻記。王月英元夜留鞋記。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呂雲英風月玉盒記。凡三十餘種。其論玉盒記云。十分好關目。是奴婢王安調唆大娘子害他。他肯守志尋夫。後來團圓了。据此則玉盒記蓋元末

明初佳手所作。後來萬曆年間梅鼎祚演章臺柳事。亦名玉合記。劇名雖同。事實各異也。

風月牡丹仙

明周憲王撰。本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而作。畧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樂。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又云。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簞。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坡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

花落乃罷。按歐公作洛陽牡丹記。本屬韻事。憲王因撰牡丹花仙現形見歐公。相與笑談風月。評量花事。以作佳話云。

琵琶記

田藝蘅留青日札云。高明者。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闔幕都事。轉江西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名克莊宋人之詩。死後是非誰

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依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劇。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類。俎豆間亦不可少也。於是捕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初。以伯喈爲不忠不

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

果發解。未知然否。後卒於寧海。黃溥言閩中古今錄。大略相同。或又云。託名蔡

邕者。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趙五娘者。百家姓自趙至周。數屬五也。王四妻周氏

牛丞相者。不花家居牛渚也。張大公則誠自謂也。按牛丞相女。乃託牛僧孺

女事。唐鄧敞孤寒不第。牛平章僧孺之子蔚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昏。當爲展

力。時敞已爲李評事之壻矣。利其言。許之。旣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歸家。敞給

牛氏。先回家灑掃。及至家。又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僕驅其輜橐。直入內鋪設。

云。夫人將到。李氏知別娶。撫膺大慟。牛至。知敞賣己。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

兄弟皆仕郎省。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哉。今願一與夫人同之。自是

相歡如姊妹焉。此事出玉泉子。見太平廣記。又按藝苑卮言。引誠齋雜記云。牛

相國僧孺之子。繫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

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据

此二事乃高明所本。而後一事則蔡與牛趙。姓氏皆同。惟改蔡生爲蔡邕耳。按劇以趙五娘彈琵琶唱道情。故曰琵琶記。元人知名傳奇。首稱荆劉蔡殺蔡。卽此也。漢史邕傳云。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水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故馬日磾云。伯喈忠孝素著。作者因王四事。使冒不白之冤。誠可惜也。陸游詩春風載酒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田藝蘅以爲劉克莊非也。觀此則宋時已有編蔡中郎事者。疑卽爲此記所本。漢時無狀元。宋則有蔡襄蔡齊蔡疑。故託名曰蔡狀元也。邕本陳留圉人。章懷注云。在汴州陳留縣東南。其去洛陽六七程耳。劇云。邕別父母與妻。抵京應試。旣擢狀元。贅入牛丞相府。陳留遭荒亂。父楞暨母。先後窮餓而沒。五娘負土成墳。備歷艱苦。負琵琶沿途唱道情。先見牛氏。以翁姑畫像懸壁。題詩于後。感動夫心。然後復合。邕登第逼贅。辭婚不得。求歸不能。翫月賞花之時。刻刻思鄉墮

淚年逾數載。父母並故。倘非前妻遠覓。則永絕松楸之望矣。似太不近情理。其因他人假託無疑也。邕善鼓琴。故以彈琴點綴。其夫善琴。因以爲其妻善琵琶耳。

中山狼

時人以譏李夢陽也。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七年進士。善詩文。爲明代前七才子之冠。武宗立。太監劉瑾等八虎用事。夢陽爲尙書。韓文草疏劾劉瑾。語泄。未及上。而文等逐去。瑾矯旨謫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旣而瑾復撫夢陽他事。下之獄。將殺之。有康海者。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也。瑾亦秦人。嘗欲招致之。而海不肯往。夢陽事急。出片紙抵海曰。對山救我。對山乃海別號也。海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盛稱海眞狀元。爲關中增光。海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稀少。瑾驚問曰。何也。海曰。先生之功業。張尙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夢陽耶。應殺無赦。海曰。應則應矣。殺之則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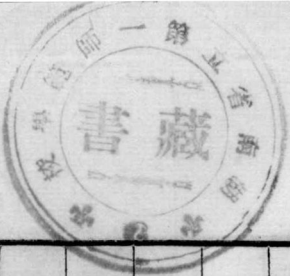
中少一才矣。明日瑾奏上。赦夢陽。瑾欲超拜海吏部侍郎。海力辭之。踰二年。瑾敗。海坐落職爲民。而夢陽不能爲海訟寃。時人作中山狼雜劇以刺之。或云卽海所作也。宋謝良中山狼傳云。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駞右。捷禽驚獸。應絃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蹙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躅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至首尾。曲脊掩胡。蜩縮蠖

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實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歧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歧。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饑死道路爲烏鳶。

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既久。日晷洊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饑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

斂花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耶。復與偕行。狼愈饑甚。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啣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瞠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勛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羣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爲器。指

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礪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其大且久。尙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啣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衽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艱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啣。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



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

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

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

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按紀錄彙編云。是馬中錫

治問進士。正德時官都御史。討流賊無功。削籍。與夢陽輩同時人。

白蛇記

浙江人鄭國軒編。係明初舊本。後改爲鸞釵記。此劇以劉漢卿救白蛇放生。因

致貴顯。故名白蛇記也。其略劉漢卿名相。鸞釵記內名。棟字翰卿。四川成都華陽人。母

早背。繼母張氏生子名漢貴。此與鸞釵記相娶妻王氏。鸞釵係嚴氏。子廷珍。女愛蓮。鸞釵玉容

名卿。貴甚。雍睦。適張壽誕。設席失邀。其叔叔諧于張。張每欲害卿。不令赴試。使

索逋鄉村。此與鸞釵同。龍王子獲天譴。化白蛇于洪山渡口。農夫擒欲斃之。卿以所

索銀十兩。買放巨壑中。蛇忽乘霧而去。此與鸞釵不同。卿歸。母謂其匿銀。痛責之。復與

叔謀作灌錫銀。令卿出貿易之。徐州商識假銀。鳴于官。卿述其故。官憫之。令持

原銀二十。歸與繼母證。母與叔責卿廢資。誑母欲告官治不孝罪。卿無以訴。攜

子廷珍詣江邊。述已始末。遂投于江。此與鸞龍神救之。謂感活命恩。贈卿夜光

珠。蝦鬚簾珊瑚樹。送之。長安詣李斯代呈獻。此與鸞斯薦卿爲總管。監築長城。

張知卿沉江。逐王氏及子女。另居南莊。漢貴往探。王宰鷄以款。廷珍失手。血汚

其衣。貴脫衣歸。途中被擒。解赴臨洮。當夫役。張詣南莊。見血衣。告王氏。謀貴逮

繫獄。卿于臨洮督工。覘貴詢之。果其弟。爲奏聞。皆授職。榮歸。此皆與鸞張復遣

僕旺保謀廷珍。保仗義負珍。同詣憲申理。鸞此劇不同。鸞適卿貴之郵亭。保令廷

珍訴冤。卿認其子。釋王氏出獄。同歸見其母。母愧悔。一家重得完聚云。按太

平廣記內真如八寶記云。安宜縣尼真如。被引入化城。天帝授以八寶。真如詣

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刺史崔侁。從事盧恒。共驗無異。白節度使崔圓。復遣

盧恒隨真如上獻。肅宗視寶。召代宗。卽日改寶應元年。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

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年穀豐登。境物潤茂。然則獻寶得官。固有其事。非無本也。

香囊記

明丘濬撰。演張九成事。大半無中生有。言九成兄弟同登鼎甲。九成以對策得罪秦檜。令參岳飛之軍。後又遣之使金。被羈漠北者十載。王倫與以符節。脫身南還。與九成本傳殊不相合。名曰香囊記者。九成佩一香囊。遺失戰場中。敗軍拾得。誤報九成已死。其妻邵貞娘守節多年。避賊流離。香囊復失。有趙公子者得之。遣謀求婚。貞娘控告觀察使。而觀察使卽九成也。因此復合。故名香囊記。此亦全無影響。九成非蘭陵人。其亦弟不見正史。俱屬傳會。洪皓王倫朱弁皆當時使金者。借以點綴。九成得罪秦檜。在爲刑部侍郎時。非對策事。謫居南安十四年。今云羈沙漠十載。据此劇標目云。五倫全備香囊記。其首簡云。伯奇孝行。左儒死友。愛兄王覽。罵賊睢陽。孟母賢慈。共姜節義。萬古垂名。因續取五倫。

新傳標記紫香囊。蓋以九成兄弟盡孝。慈母比伯奇也。王倫令九成脫歸。捨生代友。比左儒也。九思千里尋兄。比王覽也。九成奉使不屈。比睢陽也。太夫人崔氏教誨兩子。比孟母也。貞娘抗節拒婚。比共姜也。取義於五倫全備。託名九成兄弟云爾。宋史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拔高等。九成語切。擢置首選。累官刑部侍郎。秦檜主和。九成異議。檜甚惡之。謫守邵州。後又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

金印記

一名合縱記。又名黑貂裘。明蘇復之撰。第一齣詞云。可怪那趨炎惡冷。多少世情人。蓋借季子不禮於其嫂。以明人情之反覆。而勢利起於家庭也。劇中蘇秦云。父母偏愛。與兄嫂分居。又以其兄爲蘇厲。按史記蘇秦之弟蘇代。代弟蘇厲。則厲非蘇之兄。特借名以實之耳。以佩六國相印。故曰金印。點出說六國之指。故曰合縱。追原其未遇困頓之時。說秦不合。

黑貂裘敝。故曰黑貂裘。其實一也。按史記蘇秦傳云。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

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弗能用。去遊燕。說燕文侯。文侯曰。子必欲合縱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趙王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又說韓魏齊楚。於是六國縱合。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

况衆人乎。又張儀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縱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君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

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嬌紅記

明沈受先撰。或云盧伯生撰。與孟稱舜鴛鴦塚並据嬌紅傳而作。事蹟無甚異。而關目曲白。絕不相同。蓋各逞才情也。鴛鴦塚以結局而名。嬌紅記則直引記名耳。嬌娘飛紅本兩人。申純所眷。維嬌紅自作王通判之妾。作者第据本傳之名。非謂嬌紅皆屬於純也。其傳詳鴛鴦塚記。按元人王實甫已作嬌紅記傳奇。今其本不傳。作者未審曾見王本否。不能知也。綸純中第之後。綸授主簿。純授司戶。蓋是宋時選舉制度。內兄弟不許成婚。自前代有此功令。然其實非是。春秋時各國婚娉。多係姑舅之子女。未嘗有言其非者。禮經亦無此條。蓋後來造律者拘泥不通之論也。明洪武時學士朱升極言其誤。引据詳核。載在實錄。

然彼時未能從其請。而民間亦未嘗遵律。士大夫家中表婚娶者甚多。

五福記

明徐時敏所撰也。時敏字學父。其自敘云。往歲予遊都門。過招提小院。有沙彌者。延問姓氏。出一編云。此徐勉之傳也。勉之爲南州孺子。後得非與足下同譜也。予覽之。乃謝不敢。因思勉之本丘園布衣。祇以作善享天厚賚。而其間兩惡人。一震于阿香女。一焚于祝融氏。彼蒼蒼者報應之不爽如此。勉之始終事可爲世人龜鑑。久擬編次以風天下。碌碌未遑也。今歲改孫郎埋犬傳。筆研精良。因成此編。題曰五福。從天之所賚。與勉之所享云。按劇中所演救溺還金。拒色行義等事。蓋皆據其傳之所有。但狀元徐汝璋本無其人。係憑空撰出。汝璋父于冥中入闈。爲汝璋改竄文字。蓋聞科場中有請士子先靈入闈之說。又唐錢起湘靈鼓瑟詩云。有神助。宋時岳瀆諸神代作來科狀元賦。皆載于說部。明崇禎三年庚午。南榜解元楊廷樞首篇舉直錯諸枉一節。束語二比。傳是號

中一生所增。主司姜曰廣。最所擊節。言篇末尙有餘勇。遂取冠場。其生乃上科。沒于號中者。廷樞既雋。歸其殯于家。又聞天啓甲子科。山東舉人趙某。其詩經文字。乃金壇孝廉張榜之魂。所指授趙某。乃祀榜書室中。然則父賚志沒。而于冥中代子商酌文字。亦理所或然者也。

殺狗記

按元人殺狗勸夫雜劇。孫榮字孝先。南京人。與弟孫華不協。榮雖擁厚貲。初不念華。妻楊屢諫不聽。遂逐華。華備饑寒。畧無怨意。清明日相遇于墓次。榮復痛責之。榮醉臥于道。風雪甚烈。華負而歸。又以爲謀己。唯日與匪人柳胡者爲伍。二人巧加離間。不使復合。楊素賢淑。百方勸解。終無回心。日夜徬徨。欲以計感悟之。遂乘夫醉。夜殺狗于門。被以衣冠。榮以爲人也。懼欲掩之。謀于柳胡。柳胡反顏不應。楊曰。身臨禍患。方見人心。平日酒肉徵逐者。曾何益哉。兄弟至性。或謀于叔。必相救耳。榮慚不肯往。妻促之。見弟于城南破窰中。告以故。華奮身負

其尸埋于隱處。楊謂夫曰。兄弟天倫也。寧同外人。人命至重。自非至戚。胡肯相援。向來顛倒。寧不媿心。自今以往。親者自親。疎者自疎。慎毋迷惑。致傷手足也。榮大感媿。悉以家財付其弟。明日柳胡以爲榮眞殺人。奸心反覆。欲挾制之。榮忿而不聽。二人竟訴于官。兄弟相爭認罪。楊出具陳始末。發而視之。果非人也。事旣得白。楊名大顯。遂聞于朝。加旌表焉。作者全做元人。而將其中節目。復加點綴。凡宵人情狀。與賢媛苦心。俱極形容。以垂勸戒。雖榮華兩名。小有變換。或此事本無實據。特欲同氣不睦者。觀此自悟。故止取大義動人。罔計小節不合耳。此于傳奇之中。尤爲有關風教云。按徐時敏五福記序云。今歲改孫郎埋犬傳。筆硯精良。則此劇亦時敏手筆也。

寶劍記

明嘉靖時人李開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僅見小說水滸傳。本不足信。開先特借以詆嚴嵩父子耳。按開先字華伯。號中麓。山東章丘人。嘉靖己丑進

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歷文選郎中。擢太常寺少卿。罷歸。家居近三十年。卒。開先雅負經濟。不屑稱文士。在銓部。謝絕請託。不善事新貴人。已遷太常。竟罷歸。歸而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搗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所著詞多于文。文多于詩。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搜輯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瓌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常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耳。同邑袁崇冕。善金元詞曲。有西野老人樂府。開先亟稱之。按梁山諸盜。惟林冲情有可矜。身爲禁軍教頭。素無過犯。其妻張氏。又良家女。而太尉高俅之子。以威逼之。通國大都中。白日恣侮。此婦持節不從。爲俅者。稍識官箴。痛責其子之不暇。乃假託看刀爲名。誘入白虎節堂。加以犯上之罪。刺配滄州。亦已極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爲魯智深所救。幸得苟免。又使虞候陸謙百計害之。至焚草舍。以絕其命。而後慊。是安得不挺戈以搵讐人之胸乎。不能殺太尉而殺虞候。其

心尙飲恨未平也。風雪山神廟之慘雪夜上梁山之憤。又曷怪焉。劇中所記。皆與水滸傳相合。惟其妻本殉節以死。而作者欲以團圓結束。故作迎聚梁山。然据傳觀之。則張有志行。易死爲生。未免作賊婦。恐非其本願也。火併王倫。擁戴宋江。亦皆据傳。其後陳與郊沈初成高漫卿等。則又各變關目矣。

狂鼓史

明嘉隆間人徐渭所作。渭山陰諸生。字文長。自名田水月。亦時號天池生。負才不遇。作狂鼓史。玉禪師。雌木蘭。女狀元。雜劇。總名曰四聲猿。山陰沈景麟序云。漁陽意氣。泉路難灰。世人假慈悲學大菩薩。而勤王斷國之徒。多在塗脂調粉之輩。文長所爲。額蹙心痛也。數言庶窺見立言微旨矣。按禰正平爲鼓史。及罵曹操。是兩事。今并爲一。且作陰司幻景。是文長借正平身後一罵。以發揮其抑鬱不平之氣。正序文所謂漁陽意氣。泉路難灰耳。又按嘉靖中。濬人盧柟。博學強記。落筆數千言。使酒罵坐。以狂得罪。繫獄幾死。獄中作幽鞠放招賦。臨清謝

榛擬之。爾衡李白爲絮泣於長安。諸公平反其獄。後終不爲時所容。落魄嗜酒而卒。又會稽人沈鍊。爲錦衣衛經歷。抗疏攻嚴嵩。請誅之以謝天下。杖四十。謫田保安州。與從游者日唾罵嵩。且縛偶人爲嵩射之。嵩誣其罪。僇死。鍊雄于文。下筆輒萬言。與徐渭交最厚。渭以此劇自寓。亦兼爲盧沈兩人洩憤也。後漢書爾衡傳云。孔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摻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于是先解相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畢復摻搗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言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杖三尺。稅

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後復侮慢于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子射善于衡。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爲祖所殺。射徒跣救不及。祖亦悔之。王隱晉書載蘇韶語云。顏淵卜商。皆爲地下修文郎。記中所云修文郎本此。

玉禪師

亦徐渭所作。玉通和尚紅蓮。柳宣教柳翠。俱宋時人。詳見西湖志。元人王寶甫有柳翠傳奇。渭作與王本事同詞異。相傳渭爲總督胡宗憲記室。寵異特甚。渭嘗出遊杭州某寺。僧徒不禮焉。銜之。夜宿妓家。竊其睡鞋一袖。入幕。詭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執其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內歡笑。

作聲隔窗斜視。見一俊僧年二十餘。擁其婦于膝。渭怒取刀趨擊之。已不見。問婦。婦不知也。後旬日復自外歸。見前僧與婦並枕臥。渭不勝忿怒。便取鐵燈檠刺之。中婦頂門死。渭坐法繫獄。賴援者獲免。一日閒居。忽悟僧報婦死非罪。賦述夢詩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悲惡侶。兩意茫茫墮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羅襪四鈎閒。不著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此劇之作。殆借以自喻也。按公安袁中郎宏道作徐文長傳。謂總督胡公素重渭。渭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渭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麾下。皆斬之。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于公。公復以他事杖殺之。據此則殺僧事非謬。渭之坎壈終其身宜矣。又按明萬曆間。陳盡卿同航隱。老人有合編柳翠雜劇序文。內止言實甫傳奇。而不及渭。豈渭所作四聲猿。盡卿尙未見耶。田汝成西湖志云。普濟巷東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相傳紹興間柳宣教

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不勝黠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忸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旣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皋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已久。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幡然萌出家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末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尙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卽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皋亭山。從所度也。按僧如晦卽記中所稱月明和尚也。西湖志餘稱杭州上元雜劇。有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則柳翠之說。其來久矣。志餘又云。皎如晦者。淨慈寺僧。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

住畢竟年年用著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默默飛紅雨。則其有風情可知矣。按張邦畿侍兒小名錄。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以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又五戒禪師以淫紅蓮女墮落。再世爲蘇軾。明人雜劇有紅蓮債。此又兩紅蓮俱與禪和子大有因緣。并附於此。

雌木蘭

亦徐渭作。木蘭事情詳載古樂府。按明有韓貞女事。與木蘭相類。渭蓋因此而作也。木蘭不知名。記內所稱姓花名弧。及嫁王郎事。皆係渭撰出。古木蘭詩云。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

韜。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且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風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湧幢小品云。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時方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駢慨然代行。服甲冑。鞭橐。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奇之。欲納

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諡孝烈。田藝蘅留青日札云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服飾託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旦驚異乃明是女攜歸西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又云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乃令爲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卽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約爲火伴弘治辛丑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往見其姊泣語之故姊大怒且詈罵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因遂不納善聰泣且誓其鄰卽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爲易男子裝越日英來候則善聰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歸告其母時英猶未室母卽爲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此事亦相仿

佛。

女狀元

亦徐渭作。渭自以長才不第。故爲此劇。以譏世之掇巍科者。皆如婦人女子之流。不足爲重也。齣中大段用玉溪編事所載。唯黃崇嘏中狀元及配周丞相子爲妻。俱渭撰出。 玉溪編事云。王蜀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爾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卽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碁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史畏服。周旣重其英聰。又美其風采。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在賦詩。自服藍衫爲郡掾。永辭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

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爲嘆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焉。

鳴鳳記

係王世貞門客所作。以楊繼盛爲鳳鳴朝陽也。繼盛容城人。登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時仇鸞爲大將軍。請開馬市。繼盛上疏言十不可。五謬下獄。貶狄道典史。鸞敗。詔自謫。所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感激思報。妻張氏曰。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嚴嵩父子。百鸞也。何以報爲公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密具疏劾嵩。帝以疏內有傳問景裕二王語。誥責主使。法司以爲詐。傳親王令旨。杖一百。擬絞。時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怒經等。江南釀寇遺患。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并奏報可。將刑。張氏疏請代死。嵩抑不得達。遂決西市。其寫本一齣。乃摘取蔣欽事。欽常熟人。正德初官御史。偕同官諫逐大臣。語侵劉瑾。杖一百爲民居三日。欽獨具疏劾瑾。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

云不願與瑾並生。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聞鬼聲。欽念疏上且得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卽死耳。此稟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而卒。繼盛未聞有此事也。按鄒應龍。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疏劾大學士嚴嵩并嵩子世蕃罪。時嵩眷已衰。會方士藍道行挾箕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爲箕語。且言嵩父子弄權狀。帝由是疎嵩。而任次輔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歷任兵部右侍郎。雲南巡撫。林潤。莆田人。與應龍同年進士。授知縣。擢南京御史。帝用應龍言。戍世蕃雷州。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戍所。卽逃還徽州。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二年冬。潤按視江防。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固不臣之心。而世蕃日

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卽詔潤逮捕送京師。二人竟伏誅。潤歷官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先應龍等而劾嵩者。有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時來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劾兵部尙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嵩疾之。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時來乃抗章劾嵩。

翀。柳州人。與時來同年進士。傳策。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二人皆官刑部主事。與時來同日具疏劾嵩。而翀及時來皆階門生。傳策則階同鄉。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詔下三人獄。嚴鞫主使者。三人不承。第言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橫州。翀得都勻。傳策得南寧。郭希顏。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右贊善。九廟災。廷臣議廟制。請復同堂異室之舊。希顏見張璠。夏言輩以議禮。

驟貴。心揣帝意。欲崇私親。而薄孝武。二帝乃獨請建四廟。祀高曾祖攷。斥孝武。二宗別祀。疏出舉朝大駭。禮部尙書張璧等斥希顏悖戾。議終不用。希顏由是得罪清議。久之。罷官家居。冀以危言激論博功名。遂密遣人至京師。遍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羣情。因上建帝安儲。帝大怒曰。立子爲儲。常也。帝誰可建者。下法司。坐妖言惑衆。斬。詔所在棄市。傳首四方。希顏無故上書。用自取死。非由嵩作。傳奇中未免惡皆歸焉。夏言。貴溪人。歷官大學士。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者。帝令言擬旨。優獎銑。益銳意出師。一日。帝忽降旨。詰責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陳嵩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旣盡奪言官階。以尙書致仕。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言繼妻父蘇綱。詔下銑綱詔獄。銑坐斬。綱戍邊。逮言至。竟棄市。妻蘇流廣西。隆慶初。復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

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傳奇中。鄒慰夏孤。不無附會也。按王世貞首輔傳云。曾銑疏言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寇共之。寇得乘間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入城。增戍填其中。言聞其說大悅。而言之繼妻蘇氏。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銑故綱同鄉。雅相結納。綱亟稱銑才。言益信爲功。必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請數十萬餉金。調河南山東兵萬餘。心皆知其難。而不敢決。言意亦小沮。會銑復請給尙方劍。得專僇節制以下。帝心惡之。下諭言套寇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否。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嵩乃上疏極言寇不可勝。河套必不可復。師旣無名。費復不淺。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帝不許。於是怒言不可回矣。按孫丕揚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疏劾嵩。帝弗罪。歷官吏部尙書。掣籤之法。自丕揚始。丕揚

本御史傳奇中言孫掌科不知當時何據也。按李本餘姚人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由少詹事兼學士入閣參機務。二十九年八月晉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三十年十一月晉禮部尚書。是由內閣晉秩。未曾實爲禮部尚書。且二十年夏言被僇時本尙爲少詹事。傳奇中議河套一齣賓白云禮部尚書李本誤矣。周用吳江人三十五年任左都御史曾銑條陳恢復河套正是此年廷議當或與焉。史傳用掌憲時慎自持而已無所獻替。傳奇中亦頗描寫情態。此劇所演多係實跡。繼盛晤趙文華借吃茶諷切。乃是增飾未嘗有此事。

義俠記

明萬曆時吳江人沈璟撰。以武松義而俠故名。沈德符野獲編云本朝填詞高手於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南曲則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弘間。稍爲時所稱。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

守詞家三尺如庚青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

韓序云詞隱先生表章詞學直剖千古之迷紅牙館所著傳奇雜曲凡十數

帙予從先生乞得稿本而義俠則已梓行矣先生亟止勿傳而世聞是曲已久

方欣欣想見之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閭里少年靡不侈談膾炙今度曲登

場使奸夫淫婦強徒暴吏種種之情形意態宛然畢陳以之風世豈不溥哉詞隱

景號劇中所演武松事景陽斃虎陽穀遇兄殺西門慶伏蔣門神十字坡認義飛

雲浦報仇全本水滸衍義惟松妻賈氏係作者撰出今優壇所演則又與此微

異蓋後人又爲之潤色而大段原相同也龔聖與行者武松贊云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武松養病於柴進家始與宋江相識此上梁

山之根也蜈蚣嶺十字坡景陽岡快活林鴛鴦樓飛雲浦二龍山未入水滸時

其事蹟最熱鬧作者畧據以敷演已足聳人觀聽而打虎一折尤衆所共賞至

殺其與兄友愛而不幸處變西門慶之奸黠潘金蓮之淫蕩王婆之刁詭武大

之愚懦。亦皆曲盡。爲兄報仇。殺三人以洩怨。亦頗有義俠之氣。同類則柴進孔亮張青孫二娘施恩魯智深等。旁襯則陽穀令士兵鄆哥何九蔣門神張都監等。皆據傳中點入。上梁山以後。則事蹟更多。不暇載矣。

四異記

明沈璟撰。演劉璞孫潤事。本之稗史。而詳於小說之喬太守亂點鴛鴦簿。男女四人。故曰四異。有作碧玉串者。亦名雙玉串。又係後人仿璟作。而稍加變換也。笑史云。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說。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旣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吳江沈寧庵吏部爲作四異記傳奇。

望湖亭

蘇人沈伯明作也。萬曆初吳江富人顏生聞洞庭西山高翁女美。遣媒請婚。高必欲覲面。而顏貌甚寢。乃飾其表弟同窗錢牛以往。及娶。高必欲親迎。顏復浼錢往。高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大作。高翁恐誤吉期。欲權就其家成禮。錢堅辭之。明日大風雪。衆賓慙。錢不得已從焉。私語顏僕曰。吾成汝主人之事。明神在上。誓不相負。僕未之信也。禮畢送還。顏俟錢登岸。奮拳捶之。高翁詢得其實。訟之縣官。錢生訴三宵同臥。未嘗解衣。官令媪驗女。固處子也。顏大悔。願婚。高翁不可。官乃斷歸錢。而責媒。事載情史劇因迎親之船未至。顏俊佇立望湖亭以俟之。故標曰望湖亭也。錢名選。字子青。蓋取青錢萬選之意。顏名俊。其母乃錢之姪。因高女出遊相遇。是添出關目。相親之時。問以三高祠故事。亦是設想當然。

三高祠在吳江祠范蠡張翰陸龜蒙也

作合者尤少梅。誤獻代相之策。顏俊貌陋。爲婢小正所譏。

謹。選往迎親。俊使僕小乙往偵之。成親之夕。選坐聽更點。不敢脫衣而臥。皆是

懸揣內中又設出文昌示現。以爲天定姻緣。又作登第結束。皆是情景所當有。不必皆實也。